嘯旨

角力記

學射錄

手臂錄

附峨嵋槍法

夢綠堂槍法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嘯旨

撰人不詳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及夷門廣牘皆收有此書顧氏依夷白齋舊本重鐫原出宋元舊本款式古雅故據以排印並注夷門本異文於各句之下而附其所載目錄及唐寅後序成公子安嘯賦嘯旨辨於書後

嘯旨 并序

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出鬼神感仙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案夷門本有老字）君授正一（案夷門本有君字）君授太一（案夷門本有君字）君授太素（案夷門本有君字）君授太極眞人眞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嘯父嘯父授務光務光授堯堯授舜舜授禹（案夷門本作瑟字）與禹白后迺廢續有晉大行山僊君孫公獲之迺得道而去無所授焉阮嗣宗傳之不分其音聲遂滅不復聞矣嘯有十五章句權輿正畢有十二瀤（案夷門本有一曰二字）【外激】（案夷門本有二曰三字）【含】（案夷門本有四曰二字）【藏】（案夷門本有五曰二字）【散】（案夷門本有六曰二字）【越】（案夷門本有七曰二字）【大沈】（案夷門本有八曰二字）【小沈】（案夷門本有九曰二字）【疋】（案夷門本有十曰二字）【叱】（案夷門本有十一曰三字）【五太】（案夷門本有十二曰三字）【五少】皆在十五章之內則嘯之妙音盡矣

權輿章第一

夫權輿者嘯之始也夫人精神內定心目外息我且不競物無害者身常足心常樂（案夷門本有神字）常定然後可以議權輿之門天氣正地氣和風雲朗暢日月調順然後喪其神亡其身玉液傍潤靈泉外灑調暢其出入（案夷門本有之字）息端正其脣齒之位安其頰輔和其舌端考擊（案夷門本作繫）於寂寞之

間而後發折（案夷門本作析）撮五太之精華高下自恣無始無卒者權輿之音近而論之猶衆音之發調令聽者審其一音也耳有所主心有所擊（案夷門本作繫）於情性（案夷門本作性情）和於心神當然後入之

【外激】以舌約其上齒之裏大開兩肯（案夷門本作脊）而激其氣令其出謂之外激也

【內激】用舌以前濃閉兩脣於一角小啓如麥芒通其氣令聲在內謂之內激也

【含】用舌如上濃兩脣但起如言殊字而激其氣令聲含而不散矣

【藏】用舌如上濃正其頰輔端其脣吻無所動用而有潛發於內也

【散】以舌約其上齒之內寬如兩椒大開兩脣而激其氣必散於（案夷門本作之）爲散也

【越】用舌如上濃每一聲以舌約其上齶令斷氣絕用口如言失字謂之越也

【大沈】用舌如外激濃用氣令自高而低大張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含氣煌煌而雄者謂之大沈也

【小沈】用舌如上濃小遏其氣令揚大小沈屬陰命鬼吟龍多用之

【正】用舌如上濃如言正字高低隨其宜

【叱】用舌如上濃如言叱字高低隨其宜

【五太】者五色也宮商徵羽角所爲之五大（案夷門本作太）八九五少爲應故爲之大以配仁義禮智信此有看之本謂聲者皆不逃五太但以宮商發應君使次序理則聲理亂則聲亂

【五少】者五太之應五太自有陰陽然太權（案夷門本作推本）而言五太爲陽五少爲陰用聲之至詳而后發凡十二濛象一歲十二月內激爲黃鍾外激爲應鍾太沈爲太簇小沈爲夾鍾五太爲姑洗五少爲仲呂散爲蕤賓越爲林鍾疋爲夷則叱爲南呂含爲無射藏爲大呂律呂相生而成又此則十濛二（案應作二法）之首也

流雲章第二

流雲古之善嘯者聽韓娥之聲而寫之也淫潤流轉妙中宮聲沈浮起伏若龍游戲春泉直上萬仞聲遏流雲故曰流雲此當林塘春照晚日和風特宜爲之始於內激次散自（案夷門本作而）含越小沈成於疋叱且吾（案夷門本作具五）少則流雲之旨備矣其音有定所之若龍若虎若蟬若鬼一發之后更無難撓亦由易之有可適亦謂云凡十二嘯之變態極矣夫琴象南風笙象鳳嘯笛象龍吟凡音之發皆有象故虎嘯龍吟之類亦音聲之流今所序故於后

深谿虎章第三

深谿虎者古之善嘯者聽谿中虎聲而寫之也雄之餘怒之末中商之初壯逸寬恣略不屈撓若當夏蠻蒸華果四合特宜爲之始於內激既藏又含外激而沈終於五少而五太則深谿虎之音備矣

高柳蟬章第四

高柳蟬者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也飄揚高舉繚繞縈徹咽中角之初清楚輕切既斷又續華林修竹之

下。特宜爲之。始於大沈。次以五少激散越。繫而令清。終以小沈。則高柳蟬之音備矣。

空林夜鬼章第五

空林夜鬼者。古之善嘯者。夜過空林而寫之也。點柳蟋蟀。鐵纏瑤絕。輕不舉。纖不滅。中徵之餘。濃雪晝暄。淒風飛雪之岩。特宜爲之。奏之當以道濃。先呼羣鬼聚於空林之中。遞爲應命。心當危危然若有所遇。始於內激。次以五少。三去宮商耳（案夷門本作角）以越連之。則空林夜鬼之旨備矣。

巫峽猿章第六

巫峽猿者。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幽隱清遠。若在數里之外。若自外而至。自高而下。雜以風泉羣木之響。迥然出於衆聲之表。中羽之初。日暝空山。風生衆壑。特宜爲之。初以內激炘炘（案夷門本作初初）五連之。前二緩而清。後三急而高。錯總偏（案夷門本作綜編）此則巫峽猿之旨備矣。

下鴻鵠章第七

下鴻鵠者。出於帥曠清角之旨。古之善嘯者聽而寫之也。其聲寬綽浩渺。不絕以節。洪洞不絕。既上未上。寬大內外。聞而樂之。輕浮遒急。聞而惡之。嘗奏則求此一一聽之受（案夷門本作愛）惡分明。鴻鵠下矣。且善嘯無其聲。至遠不越數百尺。鴻鵠翔於冥冥之間。曷由聞而下也。氣激氣出於脣（案夷門本作脣）齒之間。妙聲轉於風景之際。則風景和。風景和。則元氣下降。翔寘之間。游元氣之上。有不隨而下哉。若高秋和風景麗。特宜爲之。先以外激翔風數十發聲。次以正叱。然後純以五太。終以散越成之。三奏而清風臻。五

奏而流雲卷。九奏而鴻鵠降。則下鴻鵠之音備矣。

古木鳶章第八

古木鳶。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飛躯哀咽。洪洞繚遠。若有所不足。鬱鬱振蕩。適斷又續。寒郊原野。陰風若（案夷門本作苦）霧。特宜爲之。始於內激。長引之。次疋叱。又散。則古木鳶之旨備矣。

龍吟章第九

龍吟者。龍吟水中。古之善嘯者。聞而寫之也。深沈鬱沒。重厚濕潤。高不揚不殺。聲中宮商。傍暢嵩巒。俯對潭洞。特宜爲之。先以內激。次含。又藏。具大（案夷門本作太）終以沈。則龍吟之旨備矣。

動地章第十

動地者。出於公孫（案夷門本作孫公）其音師曠清徵也。其聲廣博宏壯。始末不屈。隱隱習習。震霆所不能加。鬱結掩遏。若將大激大發。又以道濃。先存以身。入於太上之下。鼓怒作氣。呵叱而令山嶽俱舉。將手出於外。夫坤儀至厚。地道至靜。而以一嘯動之。不亦異乎。然有所動之。何者。夫人心志而發乎氣。氣激於外而感於聲。聲合太宮太商。自然與四氣和合。則呂動律應。陽行陰伏。必陽藏而動陰。陰藏而動陽。當藏而動之。則振發不定。居陰陽之上。焉有所負者。動而所據能息哉。然則聲作而見動地之道。知音樂之有感。不必與（案夷門本作眞）震動。然後謂動地之聲。地氣閉涸。煙凝陰沍。特宜爲之。先以內激。次以大沈藏含悉作。動以五太成之。則動地之音備矣。

蘇門章第十一

蘇門者。僊君隱蘇門所作也。聖人述而不作。蓋僊君述廣成、務光、以陶性靈。以演大道。非有以成聲音作程品也。昔人有游蘇門岩。聞鸞鳳之聲。其音美暢殊異。假爲之鸞鳳。鸞鳳有音而不得聞之。蘇門者焉得而知。鸞鳳之響。后尋其聲。迺僊君之長嘯矣。僊君之嘯。非止於養道怡神。蓋於俗則致雍熙。於岩則致太平。於身則道不死。於事則攝百靈。御五雲。於萬物則各得其所。感應之效。莫近於音。而僊君得之。至於飛走禽獸。嘯之末者。晉阮嗣宗善嘯。聞僊君以爲已若。往詣焉。方被髮握坐。藉再拜而請之。順風而請者三。承風而請者再。僊君神色自若。竟無所對。藉因長嘯數十聲而去。僊君料藉固未遠。因動清角而嘯。至四五發。聲籍但覺林巒草木皆有異聲。須臾飄風暴雨忽至。已而鸞鳳孔雀繽紛而至。不可勝數。藉既懼又喜而歸。因傳寫之。十得其二。爲之蘇門。今之所傳者是也。深山大澤。極高極遠宜爲之。先發五太五少沈激內外。一十二濃倫舉。方少得蘇門之音矣。

劉公命鬼章第十二

劉公命鬼。僊人劉根之所爲也。昔劉根道成。雅好長嘯。爲太守所屈。因嘯召太守七世之祖立至。其聲清淨徑急。中人已下惡聞之。雖志人好古嘯者。多不隸習。以故其聲多闕。後之人莫能補者。謂之元剛格。先以五少之三去宮商。次用內激大小沈。終以疋叱。則劉公命鬼之聲備矣。

阮氏逸韻章第十三

阮氏逸韻者正阮籍所作也音韻放逸故曰逸韻用濃多比權輿與流雲之鱗（案夷門本作轔）轢十二間無約束多散越大雅君子與常才齷齪者皆宜聽之天氣清肅氛垢之外迺可雜塤篪俗態之樂鄭衞入耳善嘯者多能爲之林泉逸人每爲呼風亦偶作一韻濃寄在衆之中與矩（案夷門本作擧）則短（案夷門本作發）之與盡則止則阮逸韻之旨備矣

正章第十四

正者正也深遠極大非常聲所擬近代孫公得之人未之聽致平和而卻老不死者此聲也今有義亡其聲

畢章第十五

畢者五聲之極大道畢矣堯舜之後有其義亡其聲

嘯旨不著作者氏名。觀其命辭。始似出於唐人。而今不可考矣。是書入閒窘傳。書序謂王母授南極眞人。眞人授廣成子。其說誕妄不經。惟十有二濛及載孫登、阮籍。則誠可謂得嘯之旨者。序又謂登無所授。而籍之後湮滅無聞。予向嘗以使事道經洛陽。遊蘇門山。訪孫、阮遺跡。思鸞鳳之聲。不可得聞。爲之快（寶夷閣本作快）怊。夫人之聲。即天地之聲也。人有古今。而聲無古今。是書既行。安知山林之下。無孫、阮者出。然則豈終於湮滅而無聞也哉。正德庚辰。虎丘老樵都穆跋。

嘯旨目錄（據夷門廣牘本補）

權輿章第一
深谿虎章第三
空林夜鬼章第五
下鴻鵠章第七
龍吟章第九
蘇門章第十一
阮氏逸韻章第十三
畢章第十五
流雲章第二
高柳蟬章第四
巫峽猿章第六
古木鳶章第八
動地章第十
劉公命鬼章第十二
正章第十四
嘯訣附

嘯旨後序（據夷門廣牘本補）

吳門唐寅撰

右嘯旨一編。館閣暨鄭馬諸書目。皆不著所撰人名氏。內述其事。始於孫登嵇康先生。遂係以內激外激運氣撮脣之法甚詳。而於聲則云未譜。聲音蓋激氣而成者。邵子謂物理無窮。而音聲亦無窮。惟無窮乃可以配無窮。故以音聲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於甲而止於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於子而止於戌。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與沙門神珙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法雖不同。其於聲音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無聲無字者亦爲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顚東丁顚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類。皆可翻切。今黃冠師符呪祕字。亦有聲而無字。梵門密語。若一字呪合普林二字爲一呼。至有三合四合者。彈舌取之。而皆無字。及其號召風霆驅役神鬼。若運諸掌。今嘯亦有聲而字無。豈吾儒處天地贊化育之餘意與。聲雖未譜。其間稱或取聲自上齶出。或自舌上出者。四聲惟平聲有上下。蓋氣自上齶出爲上平聲。氣自舌上出爲下平聲。上去入聲無上下者。从入聲上平聲清而从聲濁。竊想嘯之爲聲。必出於平。而不出於从矣。孫嵇仙去遠矣。白骨生蒼苔。九原不可作。安得善嘯之士。以譜其聲而習之。登泰山望蓬萊。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立。此亦此生之大快也。子儋朱君好古

博雅一時俊彥之良無有逾者於僕契分甚厚暇日出是編以相勘校因曰嘯之失其旨也久矣幸存此編略知梗槩不刊諸梓以傳於世則牟禮俱亡後人何所考據子蓋爲我敍其事於編後以遺同志幸遇反隅之士衍而習之庶幾復有以嘯名於天下者知由此書以發其端云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幾。研道德之玄奥。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峽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於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飄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汚。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笒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唱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駘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故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慘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擾。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洌繚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颼揚。啾啾響作。走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颼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流埃靄之溷濁。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修竹之嬋娟。乃吟

詠而發散。聲驛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舊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壅。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磅礴震隱。訇磕礚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韻不恆。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純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於時騄駬結吝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寧子斂手而嘆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

嘯旨辨（據夷門廣牘本補）

嘯說文曰吹聲也詩注曰蹙口而出聲嘯旨曰氣激於舌而清謂之嘯漢書曰嘯噭也楚歌聲據此數意似長吁豁哨之狀悲歌之情而難於形容也故阮籍曰於聲則未譜今具數事證之可知也漆室之女倚柱而嘯隣婦曰何嘯之悲也劉越石爲胡所圍登樓長嘯胡騎聞之皆淒然長嘆趙炳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世有不知者即以笑爲嘯可笑也

角力記

撰人不詳

本館據琳琅祕室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角力託

角力記

序曰。子不語怪力亂神。爲千古之格言也。而後甄筆硯者。不孰淳素。見競浮華。有所不知。終身之恥。故有作齊諧記白澤圖者。有著亂雖妖亂等志者。有緝搜神幽明等錄者。惟力也。巋然獨存。頃於市貨故紙束中。得古之雜說。於中一段。說角觝之戲。且多猥俗。愚居閒。遂加潤之以故事。演成斯記。或曰。聖人所不言。子何須有述也。愚則對曰。大道散則德者立。德壞則仁義薄。仁義生則忠孝起也。當仲尼之爲也。有所不知。蓋闕如也。何必繁細乎。聖人之德已立矣。後宗孔者。枝葉異也。儒七墨三是也。是故紀奇異。則近怪矣。序離散。則近亂矣。紀幽冥。則近神矣。述角觝。則近力矣。此四類非孔門。蓋雜家流也。或曰。子述此。豈非斯文之類與。復對曰。志怪者豈神耶。言力者豈力耶。昔梁簡文帝著馬槊譜。而不聞蕭綱是騎將也。愚今所著。豈出乎稗官之儔也。條理於後。

角力記目錄

一述旨
序角之意品人性之厚
二名目
訓詁既殊方言且別
三考古
事之言　諸往來
四出處
風俗所尚出處不同
五雜說
在斯色例瑣碎而決

角力記

宋　謂露子撰

述旨

夫角力者。宣勇氣、量巧智也。然以決勝負。騁趫捷。使觀之者遠怯懦。成壯夫已勇快也。使之能鬬敵。至敢死。貪之教勇。無勇不至。斯亦兵陣之權輿。爭競之萌漸。天生萬物。含血啼息者。無有喜怒之性。六情未始有從教而得者。本乎天然。且如攻鬬力者。始乎陽。本其怒戲。常卒乎陰。欲勝清至。潛與被害。以禮飲。始乎治。尊卑有別。酢酬有次。常卒乎亂。耽酒淫液。故相搏者。始嬉戲。常卒怒擊。今猫犬虎狼。始以輕爪翦牙而相擊。齧終則鬬。是知喜極則怒生。戲亦氣也。氣逸而下。鬬以氣也。氣奮而上。戲氣發乎脾。鬬氣生乎肝。故曰夫有血氣。必有鬬心也。豈不然也。上古之人淳素。以食飽飲足。或以前肱爲格擊。手亦未取勝負。別若鷄犬鬬敵而已。則知出自然。豈因教訓後能耶。上古之□亦同此矣。又以人之性氣猶大澤焉。平時渺瀰焉。若人之慾。大風鼓之。巨浪起。若人通悅。小風吹之。細文生。若角力之氣。中等風作。浪波動搖也。非適非小。則大近於怒。小存於喜。競力角技。則非喜非怒。此角力是兩徒搏也。且虎有爪牙之利。故以器仗格之。則非徒搏也。人彼此皆空相擊。可云徒搏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是也。釋名云。相搏也。手搏其土摩挲猶末然也。手上下之言也。

名目

一相搏。穀梁傳。魯公子季友帥師敗莒拏。公子季友謂拏曰。吾二人不相悅。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季友處下。左右曰。孟勞。（驚取刀寶刀）季友以殺之。此則始相徒搏。後處其下。左右救之曰。令用刀也。今之用力。可謂相搏也。釋名曰。搏四指廣搏以擊之也。然且始舉手擊要。終在撲也。

一相撲。蓋取其見交分勝負之名。則取撲倒爲名故也。通俗文云。爭倒曰相撲也。言其交相爭也。今率土俗間只呼爲相撲也。又晉書云。相撲下技也。又見北齊書諸王傳。相字入聲呼。

一相攢。（音贊）蜀士荊襄之間攢。攢則爭力競倒之謂也。相攢之名。荊楚歲時記。荊楚之人五月間。相結伴爲相攢之戲。卽撲也。俗間或相庳（音堆）撲也。亦曰相扠。（丑佳反）皆非雅正。

角觝。漢武帝元封二年春。始作角觝戲。應劭曰。角、技也。抵、相觸也。文穎曰。此樂爲抵者。兩相當也。角力。角技藝射御。故爲角抵。蓋雜伎樂也。顏師古曰。抵、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至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觀。至元帝初元五年罷此戲也。今觀諸公注解。角字義晦昧。蓋角與榷沽同用也。比較量之謂也。角量其抵觸。此則相攢也。兩兩相當。則今之步打拔河也。疑漢世力夫相對。以手擊格。謂之角抵也。後世變體。遂一一出場也。西京賦云。臨回望之廣場。呈角抵之妙戲。注、角抵、戲也。今人兩兩相當角力也。一角力。則角量力。其取工巧鈍拙。分其勝負。故謂之角力。晉書角、校力是也。然則名言有雅有俗。雅則曰相攢。俗則曰相撲。或以方土呼名爾。熟者爲俗。（荊楚呼相攢爾）聞生者爲雅。（回器上土聞相撲也）今會諸名。以角力爲雅。故以爲首目也。究其始。則其來雖遠。見史分明。則盛於西漢也。

若稽諸古。左傳有晉侯夢與楚子搏。穀梁公子季友與莒拏搏。又秦堇父與叔梁紇以力相高。皆角力之意也。其來尚矣。西漢作角抵戲。皆其始也。以西漢則盛行矣。魏文帝言。喬威劉展有手擘能空手入白刃。帝持廿蔗爲仗。下殿數交。三中其臂。此是單角其手技。非爭交競力也。晉庾東者。闡之父也。武帝時。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能校力。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振殊俗。晉書云。襄城人王弘與潁川功曹劉子竺會於界上。子竺謂弘曰。襄城人不知潁人能撲。弘對曰。相撲下技。不足以明優劣。

北齊南陽王綽字通△以五月五日生。爲性凶悖。文宣又無道。奏蝎蛆置浴。解令宮人裸露臥中。帝綽同觀而笑噱。後韓長鸞誣告綽反。後主不忍顯戮。使寵龍一作胡何猥蔭於後主與綽相撲。因格而殺之。宋王敬則帝令公卿自呈本技所長。敬則紅帕糾髮。拍張齊曹武材力之將。爲雍州致錢七十萬。爲桃蟲兒茹法珍誣而奪之曰。人傳曹武每好風景。招人拍張武戲。帝果疑之。拍張亦角力也。齊書言戲。則徒手拍擊也。如有操執。則又習戰也。

隋書柳彧字幼文。事後周。入隋爲侍郎。上疏云。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請禁之。

隋有陶氏子。本鄴縣人。出家毛羸。爲衆所輕。號法通。通憤其欺侮。遂苦告觀音。一日歸省母。睡臥庭樹口出涎三升。母驚呼起。向夢有人遣三驢駄筋。令啖之。始盡一駄。聞母呼。覺。通覺身有力。舉物不以爲重。時

西番一道人。於北門試撲。都無敵者。文帝患之。詔通令與胡人角力。力者造通。爲把赤豆麥便粉碎。

唐寶曆中。敬宗御三殿。觀兩軍教坊內園分明驢鞠角觝戲。酣有□首折臂者。一更三點方罷。穆宗卽位初年。幸神策軍。觀角觝及百戲。日晏方罷。續三月一日。幸左右軍及御諸門。觀角觝雜戲。長慶元年。雲陽觝人張莅負羽林騎康憲□錢。徵索不償。醉怒莅□憲幾死。憲男買得年十四。持木插擊莅首破。限內死。刑部奏覆。敕曰。康買得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父可哀。減死一等。

文宗開成中。寒食節。御勤政樓觀角觝。

太和三年。京兆杜公之治蜀也。酷易軍政。南蠻蒙嵯巔以兵掠城下。土人多潰散。邢州有善角觝者。多力無對。窘迫刺髮衣衲。坐於佛寺廡下。會有蠻三人馳入。僞呼曰。王有急時。續遣兵七十萬繼至。坐僧曰。牓可看否。二人曰。有何不可。遂展之。前僧乃悉拽之。拉其頭摔於井中。餘一乃走。（出城都記。）

吳興雜錄云。七月中元節。俗好角力相撲。云秋瘴氣也。酉陽雜俎云。張芬曾爲韋南康行軍典藝。且過人力。舉七尺牌。進鞠過半塔。彈力五斗。以新塗泥壁。彈子打天下太平字。又能拳上倒枕。走十間地不落。光啓中。左神策軍士卞由振武軍到鎮。排設次。命角觝有一魁岸者。無敵。主帥壯之。遂邀三人相次敵之。皆負。時有一秀才在末席。告師曰。某撲得主帥駭其言。堅請敵之。秀才降階入廚。少頃而出。遂撩綰衣服。握左拳向魁岸者。微笑曰。此兒只消一指。必倒矣。及乎相逼。秀才候魁岸者瞋目相視之際。急展左手而示之。魁岸者憒然而倒。合座大笑。秀才徐步而出。濯手而登席焉。主帥詰之何術。對曰。此輩怕臢。以塗於

掌此人見果然自倒爾主帥合筵大笑

唐僖宗弱齡登位爲宦者所狎多以蹴踘鬬鴨畋游微行內園恆排角觝之徒以備卒召能步打謂俳優名野豬曰朕作步打進士然合得一狀元野豬曰或遇堯舜禹湯知舉陛下不免落第帝笑而已

後唐莊宗性多能癖好俳優幷角觝戲或云自能此戲嘗詔王門關曰勝與作對供養太后又先約之曰卿不可多讓門關退謝者數四又謂之曰卿一舉倒者與節制及出手果一舉下而仆尋除幽州節度使

唐京兆大寧坊力者張翰劄刺左膊上曰生不怕閻羅王

唐王力奴雇刺王刺其胸作山亭水榭樹木鳥獸悉備焉

唐棋客楊河一作汀者不知何許人也圍棋至逸品格著四聲局圖甚精悉止就軍府署隨軍要籍而性好相撲身形魁偉爲人所苦求必與人敵戲咸通中遊江襄僧寺中著棋後問僧中還有角觝者否僧曰皆耄年老宿聞隨軍有抃力可悅羣公願凭檻以觀之河只脫寬衣以腳蹴起庭中搗帖石再蹴手接擲高後接如擊踘焉

唐郝惟諒本江陵人也聚率男於私家鬬武力嘗寒食節與其徒游於郊外步蹴角力因醉於野迨宵分始悟入冢間爲人間是葬事也

元和中京兆東市惡少季和子父名拏眼和子父子性忍嘗攘殺貓狗爲坊市之患嘗臂鷂立於函子行爲紫衣二人懷中出牒云冥司追下閻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輈。衆相推服。一日與儕輩會於東平酒肆。忽有麻衣掌蓋。直入其座便飲。旁若無人。萬敵扼腕瞋目。略非所憚。同席推挽。竟不微動。而觀者漸多。乃曰某與管供奉較弱力以定後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己。欲令殞於拳下。盡力奮以三拳。如扣木石焉。觀者咸驚。樓震。其人略不微動。卽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掌大如箕。可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甚恐慄。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俄失所在。萬敵寢疾月餘。力遂稍減。

咸通中。京兆左軍有張季弘。勇而多力。常經勝業坊。遇泥濘深溢。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嫗。謂其子曰。惡人歸矣。速令備辦茶饌。勿令喧噪。旣而愁憤呼歎。咸有所懼。季弘問嫗。嫗曰。有新婦悖逆。制之不可。季弘曰。見母憂。恐謂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耶。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弘笑曰。其他卽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爲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母子無患矣。雖窮。因。當力爲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暮婦人荷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園有磐石。季弘坐其上。置驢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卽聞汝倚有氣力。不伏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謂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嫗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而言曰。只如某月日。如某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

數寸。季弘流汗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回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蒙萬嬴者。自言京兆鄠縣人也。唐僖宗咸通中。選隸小兒園。蹴踘步打毬子過駕幸處。拳毬彈鳥。以此應奉。尋入相撲朋中。方年十四五。時輩皆憚其拳手輕捷。及長。擅長多勝。受賜豐厚。萬嬴呼號自此起。至昭宗朝。累累供奉。或諸道新進勇者必悉無疏。五陵年少。幽燕任俠。相從詣教者數百。及隨駕鳳翔。城嬰閉既久。隨至華下。教坊雜伎。皆遂分散。入兩浙武肅錢王待之甚豐。與樂工皇甫店相遇。攜手見武肅王曰。某與皇甫供奉自小相聚。憶僖宗官家令其就康乃博士處同唱鵲踏枝詞。今已二十年也。不期同受遇於此。遂各領錢帛令置酒相會。然猶出場累勝。年老。王令指教數人。令主青山伍子胥廟焉。長興中卒。

浙中李青州者。本齊帥王師範衙內應官都知也。凡所出敵。殊無敵者。時鄴中眞定羅氏王氏。競招色伎人。故師範厚禮慮其亡逸。及歸梁。祖懼其狷急。遂附兩浙進奉綱船。投武肅王。王異。排勇幹者抗之。終無勝。後有陳賓。形凝而捷。遂撲之。力減其價。李身板形而異。天成中卒。

王愚子者。揚州人也。屬楊氏子渭。乘中原多故。遂僞立國曰大吳。時愚子形若塗漆。少小時。嘗夢與金剛對舁物。似木薪。如是兩轉。因覺有力。遂好相撲。少有對偶。僞吳武義年中卒。有子號王八四。幼便受父訓。拳手亦高。而性尚儒學。讀書間。談不素。亦自嫌麤行。次應奉國主李昇景煜。皆好此戲。令充對頭供奉。近江南不知所在。

謝建者。揚州人也。身長八尺餘。胸臆博三尺。絕有力。少有對敵。惟李長子相次耳。性略知書。多口述詞章。

蠢有可觀。酷於南宗禪學用心。聞歸長老精玄學。遂往宗教寺問之。不覺坐折寺碑中斷。平常恭□如也。姚結耳者。江南□人也。膂力過人。少小多蒲博爲己任。時號兼河頭相撲都知。僞唐中主深好此技。賞賜異於他人。而克惟性修善。多持念。發願撲好手者徧。則出家爲僧。如是皆勝。自矜云。舉國絕對。便於廬山開先寺。求苦行薙染。壽爲禪者觸犯。勇氣忿作。擬毆其僧。自念摧挫出家。還起無明。人□歡此。乃止。猶對請普僧前。將巨樹拔其根。劈其支幹。褫其皮。如是數枝而止。其僧逃避。李長子身長八尺。有勇力。多與謝建儒爲偶。對掌瓊元北人。行客來江南。申鬼子形絕么。髒快健絕倫。本揚州人。自餘眇小。不可載。且紀其遊者也。

蜀王氏後主、爲與鳳翔李西平茂貞通好。送相撲人述。述次謁魏宗弼。號六軍太尉。弼子甚好雜藝。游其門。四方輻輳。弼子設奇。欲挫述之鋒。時有石彥能者。實蜀之高手。角力者。且有文性。學覽諧謔。談論稍有可取。故弼子延之爲客。號石校書。爾日弼子謂述曰。欲見新客之技。奈何無偶對。難見精妙。時資設有宗郎中忘名。邠瓌推官同詞曰。石校書可與新客戲。彥能遜讓者數四。尋被邠揭其巾。見新薙□。遂與出手。爲石伺入腰交而倒。述憤其爲儒生所折。爲入廚求食。取庖刀欲自裁。廚人攢格。弼子以實告。石原是此技人。厚賞而罷。

出處

凡具勇力之人。俠氣之類。合出幽燕。得崆峒之氣。然角力者少聞。復讎報義者多。次則五陵杜霸諸陵多

性躁急酒酣之時好爲暴惡氣輕訾之客翹關扛鼎抃射壺博又曰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注中黃國俗多勇人又夏育烏獲古之力人然此技隨君主之所好必逐處而出也未必五陵鄠陽荆楚之間五月盛集水嬉則競渡街坊則相攫爲樂蜀都之風少年輕薄者□□爲社募橋市勇壯者斂錢備酒食約至上元會於學社山前平原作場於時新草如茵□候人交多至曰晏方了一對相決而去或贏者社出物賞之采馬擁之而去觀者如堵巷無居人從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罷王氏有蜀此色人衣寬衣貼金花帽垂腳越異少壯多隨從之極至強梁影庇起一作越法事極多孟氏之世此風寖微備用而已有名目者劉仙子王勝三輔之間此風最盛自唐滅寂寞無聞縱有其人散投諸國鄉今東京自梁祖以來惡少者無不叢萃其間舊例屠羊豕者行必隸相撲管轄焉貴益其脂膏爾此亦近入饌之意也於今高手者朝廷重之河南有莊宗之遺俗故人多習焉

雜說

淮南楊氏爲吳國有謝建麤知書口占詞句略堪采取與惠照寺俗講法師彥光爲深交一日建手調味鮮魚膾召光公昨日所謀善事今朝已涅槃所謂特爲閻黎且要早歸淨土光公爾日不赴有偈子答云將知善事多磨今日礙緣特八煩我火頭金剛別告大權菩薩建親手造故謂火頭江南將火長爲頭故云古賢集中罕見詩賦及此兒有見題牆上畫相撲者曰愚漢勾卻白漢項白人捉卻愚人俄如人莫辨輸贏者直待牆隕始一交云是吳人顧著作

吳越武肅王錢氏。每值八月十八日。浙江潮水大至。謂之看潮。是日必命僚屬登樓而宴。及潮頭已過。卽鬬牛。然後相撲。王謂人曰。爲軍家出力而激勇也。嘗有掌筦庫者。手握匙牡。因有索取開銷。了不可得。主者責之。以匙錯誤。視其籤牌又是。此人方悟向觀角力。不覺手握匙曲戾耳。

舊說。角力人多不識字。而性強。庶事言我能。曾顧人作書曰。我哥子在魏府衙中。亦祇候供奉。欲寄嚼啤物子去。一氣筒一條。撥鏤黏竿一條。撥刺搭針五條。遂問寫字漢曰。汝針字怎生作。曰。金旁作十。阿底不得。哥子難爲文字。須爲我作大針字。只得曰。某平常通用只如此作。曰。勿交涉。此是小針字。我交汝作。請教。某曰。但作蒸字是也。旁聞絕倒。

又傳相撲家母喪。同甲弟兄來說。嗟到總帳前。連叫靴。叫靴子裏十哥。及出一個彈指曰。大無活計。大小母喪不能當。得報撥鏤銀稜頭哭杖。

有問曰。諸史止言有力惡少。而不言爭倒之形勢者何。對曰。不言相撲。避凡俗也。故徵其文矣。上則夏育烏獲孟賁。近則張淵鐵杖魚俱羅等。但言有力能扛鼎。則角觝可知矣。

又相撲善輸者。必爲人所謔。長安白子城到某坊。府縣發丁力築沙隄。謔人謂貧負者曰。築隄奉助喜也。曰他自拜拜。何關涉我事。曰此非沙隄。填輭土。是爲汝磚背助也。蓋迎官百戲前引之故也。

昔有沙門有勇氣。四方嚮風。往往相慕。多被相撲。嘗與數輩壯夫飲酒散。連撲皆勝。此僧不知文字。攘臂自負曰。我且爲僧。僧上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旁聞絕倒。

書角力記後

正德辛巳余在江陰偶鈔角力記一卷不著作者姓氏中載多勇力事苦舛誤置諸敝篋以俟越三十五年爲嘉靖丙辰將讎校入續百川學海至四月十八日倭寇千餘由福山而來直犯北城嘯聚塘之上下流劫村落虔劉我人民焚燬我廬宇擄掠我士女膏血草野腥穢河水舟車不通者兩旬雖募青廣二兵俱袖手竊食兼之薦紳甲可乙否互生嫌隙舉城皇皇坐以待斃而已賴有鬱校倡義糾集強壯鄉人之吝財者又從而沮撓之於是舉師胡某勇敢何某等三百餘人聞風嚮應揮戈執戟於五月六日敢血神祠猝入寇營意圖勦捕戎首一見即膽慄心怔莫敢誰何所恨孤軍無援彼衆我寡力所不支乃淪胥以逃溺死不善泅者三十三人而胡及焉垂成之功不虞頓廢惜哉猶能擊死渠魁一人以矢中而病創死者三四人寇大懼席卷宵遁民用稍寧越五日辛未復檢斯記爲之扼腕使今之壯士如善角力諸人則旋踵間鯨鯢授首海不揚波矣目覩時艱因以志感句吳皇山人姚咨識

角力記一卷見鄭樵通志略及焦竑經籍志無撰人名氏外此亦別無著錄者今本係友人得自廣陵馬氏稱調露子述其中所載自五代十國而止疑即五代宋初人所爲但轉展傳寫舛誤幾不可讀又無他書可證鈔置篋笥聊備雜藝中之一種云爾乾隆丙午二月晦日雨窗吳翌鳳書于城東寓齋

鈔此書之明年余有遠遊泊歸則卷帙盡散此本爲黃蕘圃所得復就其傳寫恰三十年矣嘉慶乙亥

夏四月枚庵又記時年七十有四

此九賢祕典一卷余於讀書敏求記中知其名頃師德堂書坊持以求售余取其祕也得之雖非述古舊物然爲枚庵手鈔書倍加愛惜焉黃蕘圃書

九賢祕典角力記兩卷係吳枚庵先生手鈔祕本士禮居購得後爲先君子所收藏者今春偶檢舊篋展閱數過此書備行軍方略簡而且賅誠經武祕册也爰亟付梓以公于世或有裨時務云咸豐癸丑春日徐立方稼甫氏謹識幷校

角力記校譌

目錄一面四行角字下脫力字。

一面六行責當作者。

二面十四行鄘字誤。原作鄜註中同。

三面七行解字誤。原作斛。

五面七行作刺王誤。原作刺工。

六面十一行因字誤。原作困。十二行曰字誤。原作日。

七面二行鄭字不清晰。

七面十三行間字誤。原作閒。

八面七行遊字誤。原作尤。

九面四行曰字誤。原作日。

九面十四行散當作骰。十面一行登字誤。原作登二字有別。十面二行鎖字誤。原作鎖。

角力記續校

案胡氏書目提要以是書與九賢祕典皆行軍要略惜是書訛踳尤多無從訂正今因繙刻胡本重加勘校就見聞所及校定一二竢博雅者詳焉光緒戊子春日鑑又識

目錄一面四行角下脫力字見胡氏校譌應加○今誤△

記一面六行無有當作無不有應加□今誤△又案後二頁十六行六頁十六行十二頁十六十七兩行並應加□今皆誤△當改正

一面十三行作于當作博廣博當作廣博釋名第九博博也廣四寸亦以擊之也此所引有脫誤六行間下疑當有曰字

三面三行劉當作鄧擊當作臂奚蝎二字有誤據北齊書南陽王傳奏下當有曰字見魏文帝典論自序七行有取字又下文視露臥中齊書作視臥斛中八行薩於依北齊書當作薩主當作後園

三面十二行都隋書一本作郡

四面八行作剌當作剌九行有人字又注作城都當作成都十行且當作具讀以具遍人力四字爲句十一行力當作丸塗泥似當作泥塗十三行師當作帥

五面十四行嘗攘殺貓狗嘗當作常

九面一行輕訽之客敏句案此有誤也左思吳都賦云任俠之雄輕鈔之客又云翹關扛鼎拚射虓博張衡西京賦云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此蓋引兩賦語而文多譌脫

九面三行都當作郡

附補校

一面九行　門以氣也當作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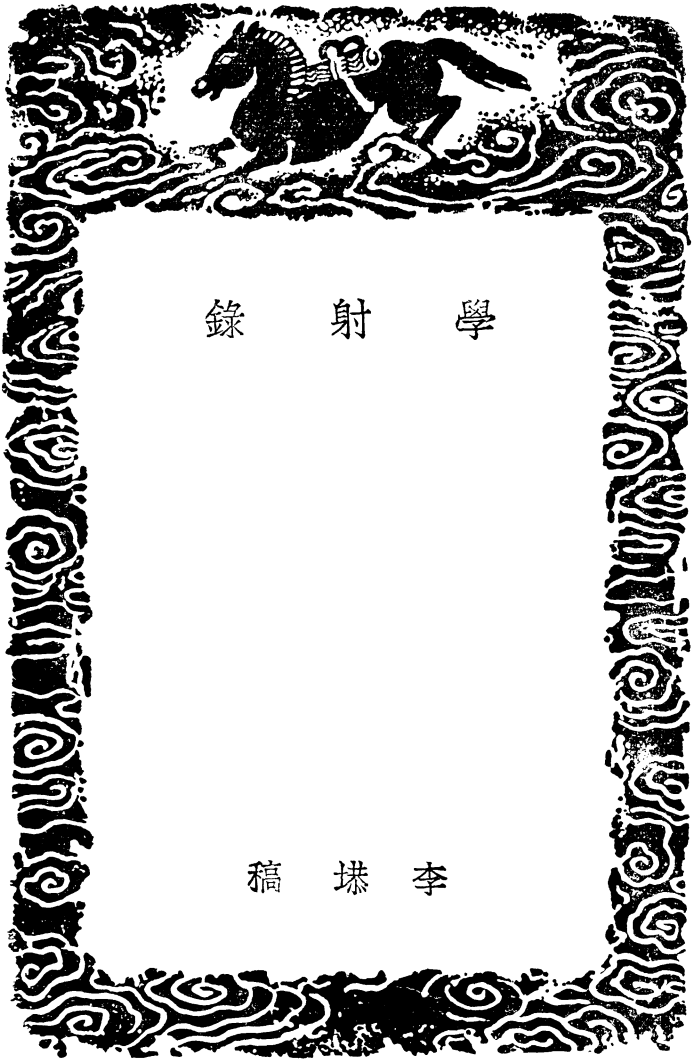
一面十四行　案令本釋名釋姿容第九拍搏也以手搏其上也又云摩挲猶末殺也手上下之言也此引釋名拍作相上作土末殺作末然並誤。

三面七行　後主字仁通當作字仁通文宣當作北齊書南陽王傳。

七面二行　癡當作癲下同。又僖宗咸通中此句有誤咸通懿宗年號僖乎號誤原作之號。

八面六行　案上下條俱言謝建無儒此云謝建儒有誤。

十面十三行　拜拜疑當作拜相。



學射錄

李琳稿

本館據幾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學射錄卷一

清　蠡縣李　塨稿

予自幼習射。力既薄脆。學復貪多。遂半廢。不克有成。然以射爲六藝之一。雖奔走四方。依依不能忘。凡遇能射人。無不問。遇射書。無不覽也。郭子堅任桐鄉。曾開雕射法一帙。予爲序之。而辭義未之盡善。迄今欲教我後進。不能了然於心手間。正在躊躇。無從質問。一日忽有叟而杖見過。衣冠甚偉。瞻視非凡。拜而問道。叩其姓名。不答。但自稱異叟。言曾學道深山。技擊皆精。夜半爲我解衣擊劍。因傳射法。聽而觀之。豁然於心。歎昔所見聞者。皆一知半解。蔓語卮言也。無何黎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因錄其射法。約略所講授者爲註。或天之欲明六藝乎。何幸也。

射法

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推後走。弓滿式成。

此章即孟子言射之力至也。身端體直。用力和平者。六句之綱也。身、躬也。體、手足四肢也。拈法曰。大指外蹬。小指裹抓。丁不丁。八不八。兩足相離尺七八。又曰。雙膝外分。雙臂內吸。肛門吸緊。腰暗進。胸明出。又曰。臍向地。心放下。又曰。弓弝在左中指無名指灣間。小指虛。大指引掌。腕用力。而力全用於肘。肘內下半少前外轉。直引前半。身力注腕。則肘自上翻。而非強紐。前肩自下。而不用力。予堅射法云。前腕直。

前腕不宜仰與逼卽此也又曰後手之力在肘須上提肘腕隨肘用力往外推引後半身力向後後肩自下而不用力子堅射法云練後手大指得弦二指紐三指緊握不可鬆（三指須捲緊矢發而入掌心握三指不動離胸三寸方能走）又云後腕灣（後腕自內灣視之灣）二指靠掌自翻（要少獻掌順其自然之勢勿太翻）指上得弦將肘揩胸開背夾稱心懷是也凡未開弓時身端立向西前肩對侯目南視紅心左手持弓抱弦向腋右手持矢離鏃二寸許投鏃於左手大指食指蟹鉗之間虛虛籠定欲射以右手摩矢至括（考工記謂之扣）以中指入括內靠弓弦平注扣弦上所謂執弓宜橫臥理扣宜雙開認扣宜兩就也左大指上節宜平起管箭不宜挽下次節宜壓中指不宜豎起次節豎起則虎口過鬆而推弓不穩上節挽下則虎口過緊而出矢多小左食指亦宜平起幫大指管箭不宜捏下亦不宜摸鏃摸鏃則心分皆拈弓得法架箭從容也又曰射有五平前手背平一也後手得弦須腕平（後腕自外視之平正用力也）二也前拳與後眼平三也後肘與後耳平四也後脊自尻直平注於腦五也三在弦靠後手二指一在也弓下弰弦斜靠於腹二在也矢在頦頷之間三在也若後手低矢在喉名曰鎖喉後手高矢在目名曰擣眼矢在顋名曰穿顋皆非箭道也二曲兩腿一分膝後灣一曲也腰暗進胸明出前腿根入二曲也三直小腿直大腿直身直也九忌忌動心力動心力則有怒口齦牙之患忌前肩用力則前有擁肩之患忌後肘墜後肩用力則後有擁肩之患前腕無力則有前迎之患（謂弓移入內也）後肘無力則有外張之患腰眼無力則有擁背之患且腰眼不暗進則周身無力矣兩膝不分則有蹶臀之患立忌岔步邪行目忌看扣共九忌也前推後走弓滿式成者謂前

後力停兩下開弓滿一分式成一分弓滿十分式成十分不可先主定前拳然後開弓所謂明成不如暗就也

神射於的矢命於心精注氣斂內運外堅前固後撤收弓舒開

此章卽孟子言射之巧中也神射於的矢命於心者謂後日下直與矢相平而向前貫於蟹鉗矢鏃以直貫於鵠其妙非專看矢非專看的共矢與的而俱籠罩於目其未開弓也卽寓前手對的之意已開弓也卽以前手推弓漸漸對的弓一滿前手蟹鉗孔中矢的直對一無二三然非僅目也從心所欲神光正射微乎微乎雖仰上射俯下射馬射皆然至此頂力以及腰眼四肢一直貫注皆聚於矢而又從容自然氣會神恬毫無矜張內精無一不運外體愈久愈堅卽持至食頃而式一絲不易矢注紅心一絲不易（謂如此始可言堅非發矢必須蓄至食頃也）法既盡施力復有餘（非弓矢調良亦難及此）堅卽固也然下前固專指前手此指通身也夫如是則前固後撤矣後手二指起謂之撤大指起謂之放二者法宜齊速若撤重則矢飄（箭向左）放重則矢合（箭向右）扣高則沈扣低則揚（謂扣矢宜平也）留滯則無力紐剔則搖若夫前後之巧須不輕不重無先無後一齊著力而不用力故曰後手發前手固運於內堅於外又曰前手墜後手蟄謂前如撤弓後如斷弦前後之力俱穀不差累黍也其式前拳不動（古法云後手發矢前手不知正言其不動也）後手下半臂往後（稱）前後仍然平直是爲得之若世法於未開弓時以目視兜開時目隨弓轉與撤放前手將弓兜往外一讓後手向後一摔皆花法以圖飾觀不必學也至矢已發矣目不宜張頭不宜探前手回弓後手出箭

如前拈架以待。神色不變。氣度安閒。斯爲善始而善終乎。

續論

初學。用竹或樹條縛一弓。長等身。將帶結弦中。套於後肘。左手反持弓兜。向上一反而正。弓上半推於面前。下半背於腰後。後肘帶弦挽開。處處氣到力到。如射法式。祈善教者觀之按之。有不合式而改之。如此數月。周身皆如式。純固不移。然後挽至輭弓。又數月。周身皆如式。純熟不移。然後可以架矢。演習又數月。周身式皆純熟不移。於屋中立一的樣矢矢直注。一無失。然後用之以射。成名藝也易矣。射學正宗曰。練頭面法。於北牆上畫一圈。內上下畫一斜畫。（上微斜東下微斜西）畫中一圓點。兩旁畫兩耳。每日身正向東立。以面對圈。使鼻梁正對斜畫。兩耳對圈旁兩耳。頭頂用力聳起。右面拐用力微微使出。地閣使入。眼睛正視中點。脖項挺直。圓硬。勿歪斜。露筋。久習自然頭容可觀。

又曰。練氣之法。時常於十數步外。或數百步外。目視一物。必使氣達於彼。或視天上星辰。或視樹間鳥雀。或靜坐運吾氣。使之達於天。入於地。或攻堅城。或克強敵。無不直到。然後起立開弓四五次。久之。氣力自壯。

學射錄卷二

射經

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此三代射藝之遺文也。射法首章所云。不出體直。次章所云。不出審固。而中則撒放之巧也。然必志正而後體直。體直而後審固。審固而後可中。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不正則馳。何以養氣。氣不養則餒。何以充體。敬以直內。此立其誠也。此聖賢之學。非術士所能知也。至於進退周旋必中禮。則有射體。詳載儀禮內。可考。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虎鈐經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彀之說也。然彀各視其體之長短。以前後臂肩一直如線。而挽力至盡爲度。若臂肩未直。鏃已上指。宜易長矢。臂肩已直。後手已盡。鏃未上指。宜易短矢。又須力勝於弓。不可弓勝於力。弓勝力。則身臂爲弓所苦。不得平直而彀矣。古語云。輒弓長箭。快馬輕刀。又云。莫患弓輒。服將自遠。莫患力羸。服之自怍。皆篤論也。（怍、音作。有力也。）

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三曰五射。

鄭康成註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愚意白矢謂正立拈弓右手持一矢樹之投於左手大指食指間見其矢白於土也參連古射用四矢揖三而挾一个故插於帶右者三矢相次參然而連也剡注以目從矢鏃直貫於鵠剡然而銳注也所謂審也襄平也尺曲尺也肘至手爲尺襄尺謂弓引滿前後尺平直所謂體直而固也井儀謂四矢集正鵠如井字詩曰四矢如樹此射之中也巧也

考工記曰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此統言六材之用也弓矢所以射也則學射者宜知其良楛矣鄭註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當栗不迤則弓不發裂栗音

此論幹之美惡及析幹之所宜也鄉心則文理正鄭註曰木之類近根者奴鄭司農云埶形埶也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爲弓故曰審曲面埶鄭註曰曲埶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賈公彥疏曰居謂居處當即耕義粟破也謂以鋸剖析弓幹之時不邪迤失理則弓後不發傷也

凡相角秋覈者厚春覈者薄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剆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剆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剆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

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剫同殺。肯同錯。到同臘。休音噓。畏同隈。腒音鋸。）

此論角之善惡也。直而澤。謂理直而潤澤也。紾而昔。謂理戾而帊錯也。疾疾險中。謂牛有病則角裏傷也。蹙近也。休氣温之也。畏弓淵也。曲隈之處也。言角本色白。則近於腦。而得氣之吹呴。其性柔。可曲反以爲弩。角中色青。則質必堅。可以當曲曲中而不撓。角末豐。則尚有腦氣及之。故雖處末。不腒而柔。有此三者。牛角復直一牛。故曰牛戴牛。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

此論膠之善惡也。鄭註曰。廉堛、嚴利也。言膠欲深嚴而光澤。紾戾而搏圜。廉利、皆交錯之狀也。鹿馬等煑其皮爲膠。鹿亦用角。餌色如餌也。昵、黏也。鄭司農云。膠善戾不能方。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剽、飄去聲。）

此論筋漆絲之善惡也。簡、筋條也。剽、疾也。今有用鸛筋者。以其剽也。筋椎朾嚼。熟敝之極。則用之熨貼。測、清也。沈、謂絲乾燥時猶如沈水中色也。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定同楨。）

此言六材以幹體角而成也五材依幹故曰強之張如流水順也體者納六材於檠定其體也防深淺所止也賈公彥疏曰如司弓矢謂王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弛之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夾庾之弓往體多來體寡弛之一尺五寸張之五寸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是防之深淺所止也引之中參者唐大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其餘弛張雖多少不同及引之亦皆三尺以矢長三尺須滿故也堂搰拄五材使正也宛而無負弦者引之宛曲而弓與弦無辟戾也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此論弓稱人之長短以制也上士、長人也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知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鷙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荼讀如舒）

此論弓及矢當因人之性情以爲調濟也危弓、如夾庾之類安弓、如王弧之類危矢、如司弓矢所謂恆矢之類安矢、如殺矢之類愿、信也莫能愿中言人弓矢三疾則矢不能確中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此謂弓有各用。夾弓夷弓利射遠。以其材薄弱而勢反張也。射近侯。亦用之。王弓弧弓覬矧利射堅。以材厚強而勢直也。質、本也。質本椹卽不跌也。唐弓大弓利射深。以其材厚強於夾夷也。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賛灂。麋筋斥蠖灂。賛、扶文反。

此論漆之所宜也。大和、九和之弓也。筋在背。角在裏。其相合之處若手背文。賛、麻子也。斥、屈蠖蟲也。皆漆文之象也。

和弓轂摩。轂音吉。

轂、拂也。將用弓。先調和之。拂之而手摩之。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句音鉤。

此申明角幹筋三材以結之。以三材尤重也。覆察之。但角力之見於外者至。則句曲無力之弓也。角至而幹力又至。則可以射侯矣。角幹至而筋力亦至。則可以射深矣。言三者之宜全也。

矢八爲矢。鍭矢、參分、茀矢。鄭注、據司弓矢茀當爲殺。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據司弓矢殺當爲茀。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此論各矢前後輕重之宜也。鍭矢殺矢近射者。前鏃鐵重。兵矢田矢鏃鐵稍輕。可以射遠。茀矢射飛鳥。鐵又短小。

參分其長而綱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綱同殺笴古旱切垸音完）

此論設羽比刃於笴之法也笴矢幹也殺其前之一者令趣鏃也以笴厚爲羽深者羽之寬也如幹之寬陰沈陽浮比括也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如羽六寸則刃二寸也而謂刃長寸者鏃卽長二寸有奇刃祇一寸也圍寸者周得一寸也矢足入幹曰鋌十鋌則三垸重也風憚者風不能驚憚矣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趮音躁）

承上言幹羽之病以及察之之法也鄭註曰翔迴顧也紆曲也揚飛也趮旁掉也夾而搖之今人以指夾矢儛衞是也儛衞搖矢聲也橈撓其幹則知幹之或鴻而強或殺而弱也

凡相笴欲生而搏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稟同栗

言相擇幹質之道以結之鄭註曰生無瑕蠹也搏圜也賈疏曰稟如栗之堅實也

手臂錄

法槍堂綠夢　法槍幗峨附

吳殳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
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指
海本附卷中有校定處故
據以排印並附澤古本張
海鵬跋於後

手臂錄自序

用兵以戚南塘之旗鼓爲初門。孫武子之虛實爲極致。擊刺抑末矣。然不能此末藝。則不敢身至陣前。無以定將士勇怯。而行不踰時之賞罰。人無畏心。戰何能勝。況又平日所用教師。多被誘于花假。以誤士卒乎。雖然。殳何人而敢言此。惟以壯年所廣集。彙爲一編。以定其邪正淺深。貽之子孫而已。余所得者。有石家槍。敬嚴也。戎嵋槍。程眞如也。楊家槍、沙家槍、馬家槍。其人不可考。少林槍。余得者洪轉之法。汶口槍。則程冲斗也。有耕餘剩技、少林閘宗長槍法選諸書。刻印行世。此七家者。其法具存。餘若金家槍、拒馬槍、大寧筆槍等。尙有十餘家。名存而無徒。書又不傳。無可考據。應由技衕淺小。雖取名一時。不足以傳久故也。今就七家言之。眞如一門而入。一師而成。一于純者也。敬嚴徧歷諸家。年將四十。始遇眞如。重下本源工夫。而得返正。及乎晚年。棍棒刀牌。皆成槍法。化雜以爲純者也。二師身二而法則一也。沙家竿子長軟。別爲一門。楊家器在長短間用之。亦兼取長短之法。此三家皆不雜棍法。馬家以楊家爲根本。而兼用棍法。少林全不知槍。竟以其棍爲槍。故馬家法去棍猶有槍。少林去棍則無棍也。然少林尙剛柔相濟。不至以力降人。冲斗止學少林之法。去柔存剛。幾同牛鬬。而今世冲斗之傳。江南最盛。少林猶不可得。況其上焉者乎。總而論之。峨嵋之法。既精既極。非血氣之士。日月之工所能學。沙家、楊家。專爲戰陣而設。馬家、少林、冲斗。其用於戰陣。皆致勝之具。惟江湖遊食者不可用耳。鍾王之手。親紙以成字者。毫端也。爲毳。爲鼬。爲

膠爲管皆所以成此者也善將將之君敵愾以奏功者擊刺也爲旗鼓爲隊伍爲虛實皆所以成此者也聞擊刺而小之者在武鄉謝艾韋叡余乃心伏取子桓典論之語而名爲手臂錄時戊午八月滄塵子吳殳修齡譔

手臂錄總目

卷之一

槍王說

槍法元神空中鳥跡圖

槍根說

脫化說

卷之二

針度篇

步法

馬家槍二十四勢說

卷之三

單刀圖說自序

單刀圖說後序

卷之四

槍法圓機說二篇

圓圈分形詳註

六家槍法說

短降長說

戳法

行著

槍法二十四勢

單刀手法說

一圈分形入用說

石家槍法源流述

閃賺顛提說

革法

槍法徵言

單刀法十八勢

馬家槍考
臨陣兵槍說
狼筅說
劍訣
後劍訣
附卷上
峨嵋槍法并序
宜靜篇
審勢篇
倒手篇
身手法篇
馬沙場三家槍式說
革法一篇
石敬巖槍法記
附卷下
古論註
諸器編說
藤牌腰刀說
雙刀歌
治心篇
宜動篇
形勢篇
札法篇
總要篇翁唐生補作
馬沙楊三家用法說
行著
沙家竿子用法說
叉說
大棒說
筅槍說
治身篇
攻守篇
戒謹篇
破諸器篇
評眞如峨嵋槍法
楊家槍說
峩嵋槍法原序

夢綠堂槍法并序
槍法八母　六妙　五要
三奇
程冲斗十六槍勢附
高四平勢　中四平勢　低四平勢
霸王上弓勢　伏虎勢　定膝勢
懷頭勢　潛龍槍　鐵牛耕地
鐵掃帚　仙人坐洞　掤靠
迎封接進　活掤對　死掤對
活掤退　翻身掤退　勾槍勢

手臂錄卷之一

清　古吳吳　殳修齡氏著

槍王說

語云槍爲諸器之王以諸器遇槍立敗也降槍勢所以破棍左右插花勢所以破牌鎲對打法破劍破叉破鏟破雙刀破短刀勾扑法破鞭破鐧虛串破大刀破戟人惟不見眞槍故迷心于諸器一得眞槍視諸器直兒戲也不知者曰血戰利短器夫敵在二丈內非血戰乎眞槍手手殺人敵未有能至一丈內者短器何所用之唯劫營巷戰宜用刀鞭棒耳至于弓弩鳥銃之發必在二十步外牌盾可禦大砲不能命中付諸天數二者雖更長于槍而非所畏也

槍法圓機說

機者弩機也伏而待用者也惟槍亦然收者發之伏機也發者收之伏機也進者退之伏機也退者進之伏機也左者右之伏機也右者左之伏機也上者下之伏機也下者上之伏機也而有元妙靈變隱微難見以神其用者乃在于圓圓則上下左右無不防護身前三尺如有團牌又何慮人之傷我哉不惟是也出而能圓兩來槍之所以勝也收而能圓敗槍之所以救也大封大劈本無伏機諸用俱失禪門所謂死句不能活人者也嗚呼此豈數月之工血氣之夫所能領悟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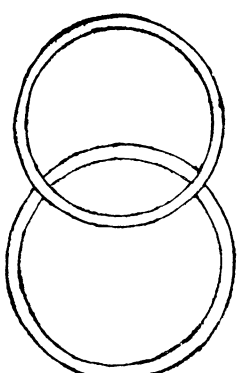
其二

今以身法言之。上平朝天。壓卵護膝。機伏于上。實用在下。鐵牛地蛇。機伏于下。實用在上。跨劍騎龍伏虎。機伏于右。實用在左。邊攔琵琶。機伏于左。實用在右。擺尾拖刀。機伏于退。實用在進。獻爪實用在進。機伏在退。以手法言之。下平藏月兒側騰蛇槍等法。故中平畏之。中平藏蜻蜓點水等法。故下平畏之。藏仙人指路等法。故鐵牛撥草等畏之。上平藏磨旗等法。可以制中平。滴水藏海馬等法。可以制中平下平。古以中平爲槍中王。爲諸勢皆從此出也。非守株待兎之中平而可以爲王也。身法手法。其變何窮。彼此相制。實無終極。但以熟制生。以正制邪。而必皆以圓機爲之本。明敏之士。于此深思而有得焉。則親炙于敬巖眞如矣。

一圈分形入用說

特豚一物而已。四鬄之。則爲肩、爲髀、爲脂、爲蹄、爲脊、爲脾。種種登載。若唯用一物而不四鬄。則雖有前齊郊禘之禮。而立飫房俎燕飲殽烝。皆廢。豈可謂之禮哉。唯槍亦然。總用之則爲一圈。剖此圈而分用之。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斜或正。或單或複。或取多分。或取少分。或取半分。以爲行著諸巧法。而後槍道大備。是以練槍者。唯下久苦之工于一圈。熟而更熟。精而益精。其于分形之法。一覽而全備矣。人食一口。而五官四體皆受其益。理正同也。分形非筆所能述。故作槍法元神空中鳥跡圖于左方。

重輪形也。
纏槍等皆作此形。



上偃月形。
乃用圈之上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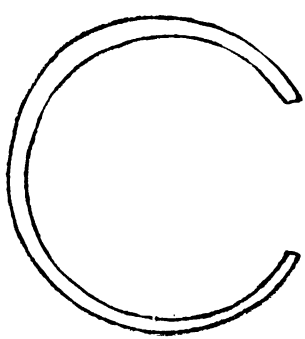
下偃月形。乃用圈之下半也。

左偃月形。乃用圈之左半也。

右偃月形。乃用圈之右半也。

此織月形。有六。諸法輕用之巧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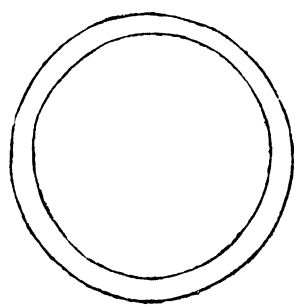
幾望形亦
用圈之右
半而加深
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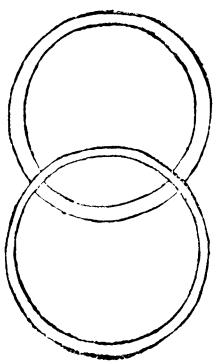
此七圖不由師傳偶見屋瓦之仰覆而思悟得之者也知此則知槍之萬變不出于圈圈則槍之自下而上者還自上而下自上而下者還自下而上自左而右者還自右而左自右而左者還自左而右如轉圜石于萬仞之山以守以攻惟我所欲棍以劈打爲用一直向下無返上之機不能發扎非槍法也

圓圈形分詳計略舉二三・可以知諸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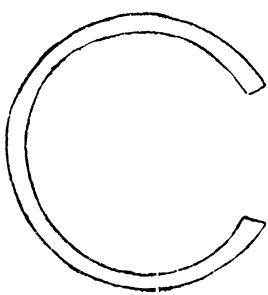
望月形也．凡封、小封、閉圈、摩旗、葉底藏花、旋雷霹靂、月下梨花等槍尖作此形．



重輪形也．凡纏月藏星串等槍尖作此形．枯藤繞樹．刀痕在槍上亦此形．



幾望形也。凡裹月兒側、白牛轉角等槍作此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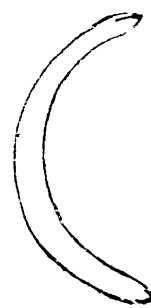


仰月形也。凡穿指穿袖雙頭槍。

覆月形也。凡拏拖大反捲。

右偃月形也。凡迎研跌落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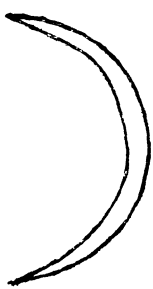
左偃月形也。凡提攜海馬奔潮。



纖月形也。有六。此則梨花三排頭搶搶。

攜手腰擺時槍尖有此形.

擠此形左畔少纖月形也近身處關係重.不可用巧法也.只用左偏月.



革圈裏札頭半摩旗.

革圈外札頭半摩旗.

研向下。背向上。
皆有此形。左畔
亦缺。

石家槍法源流述

敬嚴自少時。學刀法于本縣令君耿橘。少不如教。爲靴尖所壓者不可數記。已後出塞征猶。只以雙刀臨陣。每棍可多少林僧洪記自謂有得矣。年三十七。與洪記見劉德長于眞定巡撫韓公署中。洪記與德長校。德長爲洪記撥去。乃心折百拜請受教。劉師曰。二子根本無工。枝幹皆虛也。宜息心泯志。不學俠法。不與人角技。下死工夫于根本者二年。則可受我法。自今日請辭。至則相見。乃如所言。與記用根本工夫。是二載。復往見劉師試之而實。喜曰。吾教二子槍法已竟。無多求也。二子所學博極諸家。惟不知有根本。不肯加工。故遇吾而敗。今根既定。則舊法皆吾法也。復何教爲。又命與舊舊平手者校。其徒皆可撥而去也。我離劉師二十年。杆子未嘗一日去手。今則刀牌皆入槍法。何況于棍。是以棍槍之

界。不留心別白者二年。洪記以崇禎□將兵擊流賊于□□大破之。追遠遇生賊。援兵不至。終不肯退。賊益衆。奮鬬以死。不負所學云。劉德長初亦出于少林。自嫌技未至精。又遍遊天下。而後有得。殳謂劉師遍遊天下。則必受學法于峨嵋矣。不然。何以與普師之傳如水入水也。石師偃月刀。開槍用刀尖彎處。以槍法封閉開之。又問牌之去槍遠。何以可入槍法。石師曰。我身前三尺槍圈子中。蠅蚊不能入。非團牌而何。

槍根說

世人但知用槍頭。而于槍根殊不留意。技藝所以虛浮也。根腰胸頭四者。猶樹之有根幹枝葉。舍本而逐末。可乎。敬嚴之法。用我之槍根。以制我之槍頭。乃用我之槍頭。以制彼之槍根。千變萬化。盡于此矣。所謂以我槍根制我槍頭者。何也。槍頭遠而在外。苟不有以制之。則如跋扈之將。不爲我用。故必思所以制之。制之有二道。一者器制。一者勢制。器制者。根重大而頭輕細。其身鐵硬。故運用如彈丸之脫手。勢制者。如頭在上。則根在下。頭在左。則根在右。其易知者也。惟頭在中而根在下。其理元微。何也。來槍中平。變態繁多。我革之也。必使槍根略低。令槍脊著彼槍脊而下。槍頭直壓其前手。則彼無能變換。此敬嚴眞如心血也。楊家槍長沙家槍長而又軟。不能壓其頭。器制之道先失。則勢制之道無所托以行之。是以粗浮不足觀也。所謂用我槍頭制彼槍根者。何也。用我之槍。理如種植。以根爲本。以葉爲末。破彼之槍。理如伐樹。攻其枝葉。勞而罔功。一斫根柢。則立僵矣。蓋世人之槍。戳則用直力。革則用橫力。橫直之力分而不合。故槍法破碎滯澁。不能圓通。敬嚴眞如不然。戳中有革。革中有戳。力之直也。能兼橫。力之橫也。能兼直。其用槍

尖。如有鈎者然。能于彼掌中空而去之。藝技至此。驚猶鬼神矣。

石沙楊馬少林冲斗六家槍法說

敬巖木槍長九尺七寸。根大盈把。尖徑半寸。腰勁如鐵。重須十斤。沙家竹竿子長丈八至二丈四。楊家木槍丈四爲正。加至丈六。夫槍腰長者軟。短者勁。用法由此而分也。石家槍之用在兩腕。臂以助腕。身以助臂。足以助身。乃合而爲一。沙家槍之用在兩足。身隨其足。臂隨其身。腕隨其臂。乃合而爲一。楊家從短槍而變。加長四尺。其法亦兼取短槍竿子之法。以自成一家之學耳。石家之用在腕者。何也。兩腕封閉。陰陽互轉。百法藏于其中。神妙莫測。爲槍之元神也。臂以助腕者。以臂之高下伸縮。助腕之陰陽互換也。身以助臂者。以身之蹲立前後。助臂之高下伸縮也。足以助身者。前後左右。稍稍移動。以脫彼槍尖。非剪刀步十字步也。此峨嵋大意也。沙家之用在足者。何也。竿子長軟。兩腕雖陰陽互換。但可以助順臂力。使無倔強。實不能以根制頭。故擊攔盡處。槍尖正搖。戳即斜去。搖定而戳。彼已走出。苟非十字步追之。戳何能及。其時槍之勝負。全在足之遲速。硬槍妙在進。進則殺。軟槍妙在退。退則活。足不如風。不能進退。是竿子之用在足也。身以助足者。探前以助進勢。倒後以助退勢也。臂以助身。腕以助臂者。身足既熟。則腕臂不過用峨嵋封閉之緒餘而已足也。此沙家大意也。楊家兼用沙家之足與勢者。何也。楊家陰陽互轉。與峨嵋同。但長則利于傷人。而亦苦于外重。根不能制其尖。運用不能如峨嵋之靈。此乃器之本然。雖大力者不能強也。于是鋪張展布。以靈其運用。不得不借徑于脚步。倚局于立勢。不覺不知。濫竿子之陳設。失峨嵋

之精義。然猶純乎其槍。未嘗兼棍帶打也。其名所以特著者。長則易于得勝。學之者必多。其封閉工夫。不須如峨嵋之移山填海。學之者又易。得峨嵋法者何人。而能察其失精義哉。所以楊家槍之名。驚天動地。人人振而矜之也。其于峨嵋。尚猶二帝之變而三王所雖無幾者也。而夏禹傳子。商湯慙德。武王非聖人有言之者焉。此三家槍法之大端也。比而論之。學峨嵋者。練習之功至于十分。則沙家望而卻走。功將一筭。猶爲沙楊得半者所困。此至人絕藝。不爲世用。不可遺之人人者也。楊法學之易而用之利。大有益于行陣。又何間然。沙法學者工力與楊正等。而更長則更利。尤行陣所宜也。又前三家皆槍。皆不雜棍。峨嵋賤棍不屑雜。沙家體長不可雜。楊家旁溢于沙。不旁溢于棍。法勾足用。不須雜。至于馬家與少林則不然。王降而伯矣。少林之八母魚龍平列。已失槍家正眼。其廣布諸勢。全落棍法。馬家之諸六合槍及二十四勢名目甚繁。少槍多棍。馬家與少林品類正同。而所以致此者則異。馬法本出于楊。而加之擊打。槍爲神骨而棍爲皮肉。以雜亂之。少林自擴棍家絕業。意不能已于槍。而又自矜其名。不肯外學。乃移其棍法中之似槍者。益擴充之。以爲槍。終爲朱紫之相亂。所不足處。又純用棍法。蓋棍爲神骨與肉。而槍爲之皮。其混雜視馬尤甚矣。少林雖以棍爲槍。而如洪轉者。猶知以柔制剛。以弱制強之意。冲斗學于少林。惟取其剛強者。以自立一門。又非少林之法也。

閃賺顛提說

槍之實際。守則見肉分槍。攻則貼杆深入。見肉貼杆。四字心傳也。失此卽爲僞學。然此正法也。正而無變。

其用不神。故閃賺顛提貴焉。變而貼杆者。閃賺、圈手、騰蛇等是也。變而不貼杆者。顛提、滴水、認針等是也。更有大遠于杆者。則爲拖刀騎龍等。蓋圈手騰蛇。緊小鋭進。見肉之革。但能開之。不能勝之。而開之又甚危。故以滴水認針、拖刀騎龍、步法闊大者。脫其槍尖。而仍以圈于騰蛇貼杆之閃賺。從旁而進。然後得勝。正變互用。小大相資。缺一不可。夫以大破小。須于彼此皆小時。忽然用大。乃勝。若執大爲門牆。恃爲長技。卽冲斗矣。然此亦楊馬之法也。峨嵋意不在此。折衝樽俎。不戰而屈人之兵。眞如親受之普恩。而敬巖與之暗合。

脫化說

東坡論文云。少時須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言脫化也。惟槍亦然。初時戳革。務使重實闊大。三四年後。漸漸收爲輕虛緊小。則體用皆備。初時不重實闊大。爲無體。無以臨陣。後來不輕虛緊小。爲無用。技不造極。逢場受侮于人。然脫化實有門焉。初時鋒影圈者。其闊大重實。可以漸收爲輕虛緊小。鋒芒者作人字形。則愈精熟。愈闊大。愈重實。雖欲脫化。不可得也。敬巖貴輕虛。眞如金緊小。皆以圈爲脫化之門。沖斗不圓。是以老死于重實闊大。雖於秣陵見敬巖而憮然自失。亦終無以改其故轍也。

短降長說

世人輕言以短降長。余不敢言。又不敢不言。不敢言。爲其無萬全必勝之道。不敢不言。爲其有不得已而用之之時。夫我槍九尺七寸。彼槍二丈四尺。若彼單殺手來。我可一革竟入。若彼半虛半實而來。我欲孥

攔則煩動自搖欲竟進則彼槍正活豈有萬全必勝之道至如兩陣相遇事不容已則亦有降長之法焉此無他拚命得活而已蓋長之所以制短者用其虛也然遠則可以用虛近則不得不實我直進迫近彼鎗使彼不得不實發實發則不過單殺手我可以一革竟入矣迫近彼槍乃田州土司瓦氏女將雙刀降槍之法而余移之于槍者也雖然此時彼實進則我幸矣若彼能虛退何有萬全但兩陣相對必無虛退之槍耳

手臂錄卷之二

針度篇

予受敬巖戳革之法。練習二年。手臂粗得柔熟。乃許授槍法。敬巖不嫻文字。法法口傳。且傳一法。練未熟。不教第二。第二法未熟。不教第三。半載中所傳不多。而敬巖遽死王事。雖脫化之微意。余已領會。終不知槍有若干法也。廣而求之于程冲斗之書得棍法。于洪轉之書得少林槍法。于鄭華子得馬家槍法。于倪近樓得楊家沙家槍法。在聊城得敬巖所自出之淄川韓氏槍法。而昔所未聞者。備聞之矣。最後得程眞如峨嵋槍法。上有倒手十二。札法十八。知其技藝之精妙。與敬巖可爲比肩。猶未悟其槍法僅有三十之意也。悉心所得。遂有五百餘法。亦覺其中多空踈不切于用者。而以爲皆出于名家。不敢輕動。其後自有省發。乃知槍法不多雜棍。故多以槍對別器。埋應用槍法以槍對槍。何以用棍法乎。知棍而借棍。已非不知槍而以棍冒槍。其謬何所終極。法愈多而槍愈晦。至于少林冲斗而極矣。止存短槍之法。眞如三十足矣。以沙楊二家之法。體制與短槍少殊。故亦自有其法。非雜棍也。不能不收。今得一百十法。亦云溢矣。白太傅詩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此中不然。故名之曰針度篇。

戳法據潘氏抄本補

單殺手　即青龍獻爪勢。練時十二分硬槍。一發透壁。則槍頭槍竿戳手皆盡善矣。有口授訣。

穿指　於圈外進而於圈裏著。

穿袖　於圈裏進而於圈外著。有口授。二法眞如名串。

油　彼下體凸出、我順其攔勢以傷之。

換　彼傷我綏處、我卽傷其急所。

疊穿　程眞如名左右圈扎。有口授。已上馬沙皆有。

就　眞如名迴龍扎。有口授。

硬　卽鐵幡竿之先發者也。有口授。

掛　破拏無筋節者。有口授。

冒　眞如謂之蓋。有口授。

勒　有似於硬。有口授。

抽拔槍　用於能革圈手者。有口授。

鯉魚躍　亦能革圈手者。有口授。

偸　破革手嚴密者。有口授。

兩節槍　有似抽拔。有口授。

雙頭槍　敬巖名圈手、眞如名虛扎。

疊圈

月牙槍

豁裏透

索穿錢　眞如名子午槍。五法皆短槍法。皆有口授。單殺手爲入門。穿指等爲雜小品。此五槍爲登堂。

萬派歸宗　有口授。戳法至此。百尺竿頭矣。已上馬有沙無。

革法

封　少林僧洪轉曰。我立中四平持槍。腕前陽後陰。彼槍圈裏扎來。我前腕向前一覆。後腕向後一仰。槍項于彼前手外六寸封下也。封後卽可扎其虎口。

滄塵子曰。拏卽封之用于高來槍者也。轉公語甚詳。故取用之。觀此。知少林非不知槍意。但不知于此下萬苦練習之工。便是不知槍耳。封下槍身纔直。不可向右。亦不可用力。

閉　洪轉曰。中四平持槍。腕前陽後陰。彼槍圈外扎來。我前腕向後一仰。後腕向前一覆。槍項于彼前手外六寸閉下也。卽可扎之。

滄塵子曰。攔卽閉之用于圈外低來槍者也。我身全在圈外。極要防守。閉時大須用力。又蹲坐以助其力。彼槍死于地抽不去。方是練法。閉滿時。槍尖開于身後三尺也。練閉工足用于圈裏。來槍卽是大捲出其意外。其槍飛去。至橫大敗矣。練時封下卽于左邊向上圈起。閉下卽于右邊向上圈起。作望月形。

使手法圓熟。日後破槍百倍。得力動手。必要陰陽互轉。轉得圓熟。百巧皆從此出。雙頭槍極難革。只以封閉革之。能革雙頭槍。封閉方小成也。豁裏透子午槍。足略蹲坐。以封閉革之。乃爲正理。少林于封閉無工。故用他法。可笑也。即扎法亦帶封閉。則直力中有橫力。凡重輪形、偃月形、纖月形、玉玦形等法。皆于此中分出。或多分。或半分。或少分而爲之也。封閉手熟。諸法說破即能用。不熟說會亦無用。天下事皆有總頭。有先務。豈法法而練之哉。初學時欲重實。作卵形。漸練漸收。作圓形。至精至熟。圓大如錢。則能用迎槍。槍技終矣。

提　即閉之前手低後手高者也。用于圈扎下部。槍在裏彼前手外尺半。開其槍于右也。即可還扎下部。革法槍根忌高而提之。槍根直過頭。

眞如曰。長竿雖利。提拏可降。蓋謂用于滴水者也。提拏者。提而又拏。再提再拏。進後踟步。即海馬奔潮也。

擄　用提于下部。槍自圈外來者也。比提多。腰腿向前一擺。亦死其槍于右。身在槍左。雖死槍亦不容其在槍右。恐有變也。擄後散起發扎。即白蛇登樹也。

滄塵子曰。古法擄含于提中。不自立名。故但曰封閉提。為來槍前後皆有。上中下共六槍。而革法只有四。古人之意深矣。

拏　即封之用于高來槍者也。

滄塵子曰、封閉提拏、古人立此四法、非獨攝盡諸法、亦欲人知上下來槍、皆同于無、而專注力于中平之封閉也、洪轉補之以擄、而又加攔還纏、以爲八槍母、夫擄卽提之次身、攔卽閉之次身、而亦尊之爲母、纏卽封閉之耳孫、還則小小一法、何以稱之爲母、總由少林之槍、知有教學而不知有習練、故以劉仲、張敖同尊爲太上皇也、槍母如此、餘法可知、槍師如此、其徒可知、

研　槍之離我杆來者、擊打可開、貼我杆者、擊打不能致力、非封閉不開、至于豁裏透子午槍、非封閉加蹲坐以研之、尙不能開也、

捲　眞如曰、開步蹲坐而拏、直至彼前手削扎也、又曰、前捲後出、無不傷人、

反捲　敬巖妙法也、彼槍圈裏來、我偸槍于其槍之右大開之、必飛去數尺、

攔　有邊攔、裙攔、卽提擄之後手起至胸者也、此手法本沙家之封閉、槍長腰軟、若後手不起、則與槍尖不相應、不得已而爲此、楊家不察而雜收之、自此莫有辨之者、本不當收、收之以顯其失、

勾　眞如曰、卽攔也、緊密者、肘貼脅下、

滄塵子曰、高槍來迫、唯勾能開之、卽白牛轉角之手法也、然肘貼脅下、猶未極緊密、須捲至乳前、腕自陽而更轉之、至手背向天、

衮　如曰、破鞭劍、用于前卽拏之手法也、

劉　革圈外札頭者、亦帶纖月形、

步法

鴈踏步　敬歲法也。蹲坐而行。其形如鴨。短槍神境也。

迸枝步　倪石俱有長短槍同用。左足不離地而進。後足隨之。回馬從右進。後騎從左進。此從中進。

隨手步　撲鵪鶉所用。大意似騎龍拗步也。

影手步　有口授。步法至此。百尺竿頭矣。已上馬有沙無。

後跑步　敬歲法也。圈裹進最便。

挈脚步　金雞獨立所用。

救步　倪法前足被釘。以此脫之。只退後。前足無故提鬆。最是大病。一被釘住。更難落實。急退後足以救之。

蹶步　倪法黑夜不可平步。只用此。

影脚步　倪之沙家法。足從槍下而進。乃不受傷。亦名十字步。

十字步　說見前。

剪刀步　倪之沙家法。進退常用。楊家尤甚。

虛脚步

鴨脚步　俱有口授。

四門槍步　倪之沙家法。用白猿拖刀勢。左足不落實。謂之四門槍。落于前則爲正勢。落于後則爲退勢。落于左右足用後踢步。成順單鞭。落于右。退右足成騎龍勢。竿子之總要。故曰沙家用在足。短槍不用此步。沙家以四門槍退法爲樞要。妙處在此。病亦在此。妙在于活。病在于鬆。蓋退乃長制短之事。長對長而用退。則鬆矣。

騎龍步　回馬丟足而成。已上沙有馬無。

行著

吞吐　于彼槍胃兩畔。淺進復出。以探其能否也。須防彼點前手竿子。須用大踏脚。以身出入助手勢。

和槍　眞如曰。擠挨搾托也。

截槍　眞如曰。輕用擠挨手法。卽札也。

擠　敬巖楊六郎鎭守邊牆勢中開槍手法也。兩腕略轉向右。下織月形。

挨　敬巖懶漢鋤田勢中所用手法。眞如謂之擠腕略向左而轉上。上織月形。

挑　眞如曰。彼蓋我槍。我于其起槍時。乘鬆挑起扎之。

逆敲　提擄後卽敲起扎之。白蛇登樹之後半法也。大抵垂頭。此法俱有用。

拖　我槍被開左。彼扎來。我拖進時。作上假形開之。冲斗最喜用此等法。畢竟鬆浮。非峨嵋意。

有反拖舞法中仙人坐洞所用。亦冲斗法。無用。

葉底藏花　鄭華宇法。圈裏發圈。至彼槍肚。以子午槍扎手背。眞如名月牙槍。

秦王磨旗手法　槍尖鋒影亦圓。但兩腕不轉陰陽。取其手輕不失勢也。于彼輕誘法用之。得其實。卽轉一陰陽狠手了矣。須平日先不轉。後乃轉習之。

旋雷霹靂　藏花勢不扎起。至左畔進步擊其前手。中不中卽發扎。此重輪形。前大後小。

鐵幡竿　馬家老法。槍着腰肚。以硬橫刀開之。笨法也。卽短槍之白蛇弄風耳。

跌膝槍　倪覲樓竿子誘勢也。擺騎龍勢。大蹲身。排出左足。彼扎來。收膝右。一點地卽扎。丈四槍亦可用。

冲斗之徒名爲三足爐。

騰蛇槍　眞如曰。繼環之扎也。坐膝進步。槍頭稍高。卽昂頭槍。左右連扎。妙在手法以制其動。不可多作。恐傷我氣。

蜈蚣鑽板　手法同雙頭槍而不扎者也。下平以此惑中平。中平以此惑上平。

月下梨花　先圈而以梨花三擺頭扎之。

玉玦槍　幾望形也。前腕陰稍高。後腕陽稍低。搭其槍背。又略擦左脅。卽轉腕擦其左邊槍肚手。連作步細進。彼執槍不得矣。亦可用之于圈外。

半玉玦　卽前勢而淺用。于會家二法俱要防削手。

藤蘿繞樹　刀斫槍以此破之。用白牛轉角法。捲緊兩手。進步直搗心胷。刀必猛斫我手臂。漸舒而進。必

傷之矣。杆之受刀不在一處。如藤之繞樹。故被斫不斷。敬巖法也。奇幻之想。

纏　眞如曰。先虛搭。被轉下。我亦右轉而下。彼又從左而上。我又從下轉上而拏之。又曰。觀彼槍來爲左爲右。進步卽勝。又曰。纏槍坐膝。

洪轉曰。兩手握固。槍根著腰。二足用力。槍尖旋轉碗口大。

滄塵子曰。眞如之法。手活而深。故妙。洪轉之法。手死而淺。無味。大抵少林槍法。只是隔靴搔癢。

排　洪轉曰。彼以吞吐迷惑我。我兩手握固。隨其左右。排開扎之。

滄塵子曰。此決不違理。但排亦犯硬。札亦輕進。豈若點前手之高逸哉。

連擊　彼槍落地。我不輕扎。連擊之。使不得起進步。

倒根打　進近彼身用之。又以破團牌之虛。又利于人衆擠塞處。亦宜于夜間。

擊　眞如曰。左右擊之。卽繼以入。死槍之法也。又曰。長竿雖利。提擊可降。

扑　眞如曰。似捲而打也。又曰。破鞭劍。又曰。勾扑和封。盡在兩手。

滄塵子曰。烏家打低處名扑。用于手指卽名削。

雞啄粟　戚南塘法。冲斗名寒鷄點。一挑一打。緊細而入。

槍法微言

槍本爲戰陣而設。自爲高人極深研幾。遂使戰陣之槍。同於嚼蠟。

槍有六品。一曰神化。我無所能。因敵成體。如水生波。如火作焰。二曰通微。未宏全體。獨悟元神。以一禦百。無不摧破。三曰精熟。敏悟未微。功力甚深。猶如智賢。學由身入。凡此三者。敎品居上。四曰守法。有傳必習。不棄家門。五曰偏長。手足身目。深有一得。六曰力鬪。虛實全無。動即死硬。凡此三者。敎品居中。

初學須先知棍與槍之辨。次須知馬沙楊之辨。則不惑于邪說。余三十年來。每問槍師。槍與棍皆有其何革爲槍。何革爲棍。能對者絕少。嗟乎。槍棍猶不能辨。況深處乎。

先學成竿子。手鬆脚浮。于馬家槍永世不入矣。先學成馬家槍。分出十分之二。即是沙家槍。但加以大步耳。馬沙既成。楊家不學而得。

馬取靜。沙取動。馬取手。沙取足。馬取進。沙取退。馬取小。沙取大。馬取密。沙取踈。馬取輕。沙取重。馬取大成。沙取適用。楊無正名。雜出于二者之間。故曰驟槍。

須槍槍見血。以論勝負。然後能辨敬嚴冲斗之得失。此事非獨曰不能傳。對槍稍懵。即不能辨。此真破假也。

人有蠢性者。方可敎槍。不然。止堪叉鎚。

得有于余學得敬嚴法一二分。一遇俗師。即洩于大封大牘。盡大故步。人之識與志豈易得哉。

楊家槍威勢最動人。而一遇馬家槍即敗。以初學之時。馬家槍步步進。于人槍頭上奪得性命。故手脚緊密。楊家槍多半以退誘人。故粗踈。

場家槍破短槍用退。短槍破刀棍亦退。法固然也。莫咎楊家。但學者不當株守一楊家法耳。
大封太劈門外漢望而卻走。同學者以力爲勝負。敬嚴眞如見之。如籐縛紙鞭方相。才近身。卽百雜碎。此緊破跡也。

章必相合。法則有與意違者。惟違乃眞合也。以畫譬之。衣折回轉。與肢體相應。若畫錦衣者。則於衣折完後。鋪一層平錦。不合衣折。若於衣外挂以網者。以意言之。寧不大違。然必如是乃成錦衣。苟隨衣折而作錦。必不成錦。豈非違者眞合乎。中四平意也。衣折也。三十三勢、法也。挂錦也。求槍法者。於此用心焉。

戚公鴛鴦陣每隊十二人。唯槍手四人名曰殺手。
以寡擊衆。莫善於槍。不可不知。
敬嚴云。槍杆重八斤。極硬。學成上陣。着着殺人。在遊場時。人不能用我槍。若以輕軟者來對。如飄蘆葦。何須更破。此質破虛、重破輕也。
敬嚴在遊場。遇低手不用戳革槍。淺直如不見深者。拔而擲之。常曰。我乃可上遊場。卿輩不可也。我上遊場。勝人而人不能竊我槍法。卿輩得一勝。卽以一法送人矣。
打連環時。槍根空半寸一寸。漸至一尺。不敗。對敵放出。是長于人一尺矣。此敬嚴秘訣。孟子云。自反而縮。孔子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正合。
槍戳一條線。棍打一大片。初學練手事也。能人槍棍如蛇行。

來槍不妨拏攔前著萬勿拏攔後著切囑切囑

未進關手宜輕虛已進關手宜重實關即紀效所謂拍位也

槍法貴小棍法借來物却貴大

欲知其戳當驗其目目所射處是其戳處

關外認器不認人關內認人不認器常道也神化者關外亦認人不認器

最精密者螣蛇槍粗則爲海馬奔潮粗極則爲鐵掃帚其意一也

同一轉陰陽也圈手力在槍頭螣蛇力在槍根須久久練習得悟入處方知之

槍之借棍有五一降長二關內三禦衆四夜戰五舞弄

倪近樓短槍未純而竿子絕妙余嘗問沙家法須更學乎倪曰不然子取竿極硬者選馬家法用之必勝

余從其言每困竿子好手

近樓云竿子手動則脚靜脚動則手靜手脚俱動便無法矣又云竿子頭可軟胸腰必貴硬

冲斗云閃賺細密左右變化不至犯硬顛提局勢闊大諸勢相破無不賴焉其於槍法已知犯硬之賤辱矣而愎橫闊大二字于胸中故其學與敬巖眞如畢竟相背

冲斗云彼立中平我以他勢驚之彼換他勢我以中平破之此言亦然亦否各勢自能相破不須收入中平也

紀效新書槍法不及冲斗而言棍甚精余取其通于槍者八條

拍位早不得遲不得能見肉分槍自知拍位矣

決不可一發便要傷人徒使自勢發盡爲人所乘

須知他力出何處我不於此鬬力姑且忍之俟其舊力略過新力未發然後乘之此語妙甚

轉陰陽不宜太早此深知甘苦之言即翁慧生所謂開槍宜先輕後重也鴛鴦槍不出此

一打一揭步步向前偏身着力即少林棍之五虎攔也

剪打急起磕起磕復剪打相連而進彼不能發戳此即槍家入室語

打在他手前一尺余謂此拍位注解也練戳革二三年自知之

用彼敗槍之法連步趕上且勿殺他只管住他槍此語甚妙即連擊也

持棍後手宜留三四寸以便換手持槍必須盡根余謂槍根當在掌心中與臂骨直對則靈活而長

三家法辨不清即是邪說不須更有邪說也

叉鏟頭重一被打即沉下連打而進勝之必矣槍若輕易發戳必敗

鐵十字馬家隱微處也

力大者得技藝三分便可降人故不能深入自用則可教人則踈矣

刀劍降長必須拚命撲身槍尖上去逼之不得不發乃能降之稍鬆即敗此死中求生之法也短槍于長

槍亦然。

戳革是正行著是變。工夫缺一不可。

正當前握手處。是槍之心。于此桿之兩頭正平。方用得靈活。楊家槍長。其心必在前手外二三尺。雖大力者持之。終不能用馬家法。壓手故也。

淺可破深。深又可以破淺。輕可破重。重又可以破輕。緊可破疎。疎又可以破緊。實可破虛。虛又可以破實。直可破橫。橫又可以破直。正可破斜。斜又可以破正。下可破上。上又可以破下。中可破上下。上下又可以破中。右可破左。左又可以破右。長可破短。短又可以破長。眞可破假。假又可以破眞。進可破退。退又可以破進。（原衍「破」字今刪）有師承有工夫有悟門者。自能明之。孫子曰。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之變而取勝者。謂之神。

余初學時。敬嚴師曰。君之學武。爲意氣名高耳。我有二三捷法。只一月之功。可以眩俗。余曰。本以天下多事。故欲爲此。若止眩俗。不能殺中原流賊者。吾不學也。敬嚴曰。若爾。非千日苦功不辦。須二年練戳革。一年學行著。方到小成。若要大成。必如我一世習練方得。余深信其言。癸酉甲戌。練戳革無間時者二三行著甚多。豈能盡練。得其精要者數法。可以稱通微矣。多而生。不若少而熟也。數著既熟。旋旋加之。以迄神化。

長對短。勿竟進。竟進必取。進而忽退。又進則必勝矣。短當長。若長竟進者。易破也。于其忽退時。能追入粘住。不令脫去。則勝。不然必敗。難哉難哉。

洪轉曰。柔能制剛。弱能勝強。此卽中軟破硬之法也。彼以硬來。我亦以硬抵。是爲犯硬。力弱者必敗。力等而鬬久。何能必勝。若于彼用力剛猛之時。我行穿勾退步之法。以避其力。俟彼進深。猛氣已過。乃移身斜步扎之。卽巧法中之斜步單撒手也。此時彼亦無所用其力矣。又如我槍先發。彼以猛力提拏。我變爲軟。使彼氣力落空。然後相其無偏之處取之。此皆以軟破硬也。又如彼此立勢。我乃假作硬勢進槍。彼亦以硬力革我。我却變圈串軟法扎之。謂之借硬用軟。又如立勢之時。我以軟勢吞吐進出。使彼不防。我于進後忽用硬力。疾速取彼。謂之借軟用硬。此中變于無形。動于無聲。學者不可不留意。觀轉公此段議論。見識高深。細密之極矣。少林之槍。所以與峨嵋有間者。封閉根本之工少。其于行著。未免因事制宜。不從根本而發。似乎下流寒水耳。非專以剛勁制勝者也。冲斗自取其性之所近。專抽少林剛猛之法以立教。偏于粗扈。其負少林者多矣。王子安文章爲才所使。以致腸肥腦滿。失江庾清瘦道遒之度。冲斗槍棍爲力所使。以致掀天揭地。失少林強弱互用之意。其病正同。

敬嚴于江南槍師。惟許程眞如程冲斗。余于二君。年齒相懸。皆不及識面。而皆得見其書。眞如深會予心。冲斗道不同也。

眞如云。普恩立機空室。練習二載。夫槍皆活法。豈立一機而可練習諸活法乎。予謂槍以封閉爲根本。其

所立機。只以練封閉者耳。當是製一大弩。以杆爲矢。張而發之。杆來深疾。不易革開。練至能開一杆。則以二杆前後相隨而發。加至四五杆而不傷身。則眼明手快之極矣。蓋人力所發之杆。畢竟不如弩發之疾。且無情可畏也。普師誠志士哉。世不二見也。

深究敬巖眞如之異同。眞如只學于普恩。一師而成。純乎純者也。敬巖自云馬家槍法。而緊要處全同眞如。蓋初本馬家之法。由其工力專深。不覺不知與普恩合。而馬家帶棍之法。亦不驅逐。皆以槍法用之。由雜而純。既純之後反以雜。故見其廣大者也。眞如如昌黎。合下便是古文。自始至終。不帶六朝。敬巖如柳文。初本六朝。工力專深。不覺不知與昌黎合。其六朝之文。在集中反覺有別致也。

馬家槍二十四勢說

行槍不可有勢。勢乃死法。存于胸中。則心不靈變。況勢遇莊則得益。遇會家則受損。古訣云。他法行。隨法行。正謂此也。馬家槍本帶棍法。其所作二十四勢。惟上平、中平、下平、于立身處。不期而然。必合一勢。獻爪是扎法。擺尾是躲法。滴水以降長禦衆騎。龍、認針、以左右轉換。轉角以救急。摩旗以嘗試。鴻門中有拋梭槍手法。此十一皆是槍法所常用。餘若鐵牛、地蛇、拖刀、或可一用。外此則皆棍勢。與槍無干。但其傳已久。人將謂別有長處。故留之卷末。使學者見之。知所舍取云。

四夷賓服勢

古訣云．乃中平槍法．作二十四勢之元．爲六合之主．六合乃馬家槍名．足知二十四勢馬家法也．是以峨嵋不言．此妙變無窮．

跨劍開圈外門此開圈裏門．二勢相對．

此勢雖正然實畏下平．何況月兒側騎蛇槍所以不得不變．古論云．儘頭槍中平槍破．謂戳其虎口．

指南針勢

古訣云。乃上平槍法。其類近乎中平。而著數不離六合之變。有心演悟。二十四勢可破其半。

大抵短降長。槍頭宜高。誘其單殺手來。我倒下槍頭。變爲滴水後。踴步而進。勝矣。

冲斗云。頭高則犯拏攔。低則犯提攜劈旗勢。槍稍高。誘彼拏攔。我卽閃賺。花槍扎入。此說宜在上平。若以解摩旗誤也。

十面埋伏勢

古訣云、乃下平槍法、門戶緊于上平、機巧不下中式、精于此者諸勢可降、

冲斗云、彼立中平、我卽立此勢、以槍戈入彼槍下、可拏卽拏、可攔卽攔、革開發戳、彼不能守待矣、此語爲得法、

此勢本以驚中平、彼若蜻蜓點水、我不得不變、滴水、認針、皆下平之勢、下平滴水後、手以次而高、槍以次而下、

棍勢二十四．有立下卽是者．此三勢是也．有用而後成者．獻爪、擺尾、騎龍、認針是也．有擺出以誘人者．拖刀之類是也．立下卽是者．槍豈能離之．用而後成者．槍雖無意于事．勢自隨槍而成．擺以誘八棍也．槍無是事．以此三條．斷盡天下古今槍諸家槍法．

此種勢在我本無用處．而敵有用之者．故不可不知．

蒼龍擺尾勢

古訣云。乃掤退救褋之法。當轉風迴。驚破梨花閃賺。此勢有二用。身不大倒後者。後踽步進敵者也。身大倒後。臀著右膝者。脫膛蛇梨花等凶槍及救圈外敗槍者也。無故作此勢。彼若單殺手來。我掤起即勝。若後踽步進。右足釘我之前足。便立不起。敗矣。速退猶可換法。亦在此勢中救戳脚。即吃槍還槍也。

青龍獻爪勢

古訣云．乃孤鴈出羣槍法．勢勢之中．著著之內．發槍札人．不離是法．欲其深．足稍進可矣．此敬巖眞如祕奧．冲斗以活捌對等爲此勢救手．總是手太猛、足不進耳．

滴水勢

古訣云。是顛提之法。順手鳳顛頭。披撲中取巧。進勢用騎龍。出可搠退勇。若還破低勢。難同伏地槍。百發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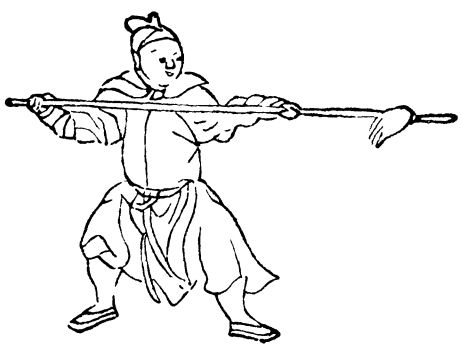
顛提者。手一提即顛起。左右換勢也。

伏地槍大意同捲。凡低來槍有二勢。皆戳虎口。一者平來。一者蹲身而槍尖高。皆以伏地勢革之。

此勢後手陽仰過頭。後跑步于圈裏進。槍頭提至彼前手。即勝。或于彼槍半帶擊帶搪。插下至地。剪步跳入。皆破地蛇之法。　此勢拗步。即少林之飛天夜叉。　此與認針持久。即爲虎口槍所破。　朝天壓卯變滴水。滴水變伏地。伏地變地蛇。地蛇變白牛。白牛變中平跨劍。皆自然之理。

騎龍勢

古訣云。乃拗步槍法。迴馬倘是虛勢。一變騎龍。更成殺勢。騎龍戳手最長。此勢于長槍用最多。短槍以爲顚提之用。鐵牛耕地地蛇怕騎龍。騎龍與鐵翻竿同用。撲鵪鶉者。以其皆是拗變也。螣蛇槍月兒側皆可用騎龍破之脫之。大破小也。此勢可破白牛。叉鏟進深。騎龍可脫。



美人認針勢

古訣云。乃儘頭槍法。好破地蛇。防他顛提。起手鳳顛頭。披閃認直戳。認針進步。乃用騎龍爲得勢。冲斗用後跨步。混于滴水。拗矣。滴水用于圈外破地蛇。認針于圈裏破地蛇。儘頭槍者。言槍尖插地。一躍而入。

抱琵琶勢

古訣云．乃白牛轉角槍法．此非在場可立之勢．但勿急槍時有所用之．此勢畏騎龍伏虎．此勢手法放盡卽是捺．故冲斗不論圈裏外也．此勢蹲坐卽埋伏勢．放下手卽地蛇槍．

太公釣魚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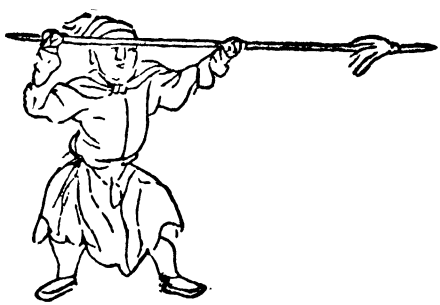
古訣云。乃摩旗槍法。諸勢可敵。輕挨緩捉。順敵提拏。進退如風。剛柔得體。拏攔不轉腕。謂之死手。以從此入頭者。日後必無月兒膝蛇等妙處也。然轉腕者。一發不收。必不轉腕者。乃可輕可緩。不受敵侮。敬巖眞如絕技在此。世人但貴轉腕拏攔。則深入壺奧。而不知不轉腕者。有更深勝者焉。

鐵牛耕地勢

古訣云．乃急搶碓槍法．硬去硬回莫軟．惟有此槍無空．他能平伏閃吾槍．就使黑龍入洞．此勢手法有二．硬槍搶碓而入．軟槍捺彎而入．冲斗云．撲鵪鶉來硬打硬．若莫變勢另思量．謂滴水也．

闖鴻門勢

古訣云。乃拋梭槍法。遊場追敵。必用拋梭法。乃不傷人。訣雖極口贊此勢。然非有祕奧也。深進須用拋梭手法。不然。槍尖過老。彼入我槍胃。敗矣。



鋪地錦勢

古訣云。乃地蛇槍法。起手披挨急刺。高來直擦難饒。若他滴水認針穿。甦法死中反活。論云。伏虎槍。地蛇槍破。夫伏虎是左海馬。必以地蛇脫之。足知地蛇亦可以破海馬。冲斗此勢。用偷步進。即鴨踏步也。

白猿拖刀勢

古訣云。乃佯輸詐回槍法。逆轉硬上騎龍。順步纏攔掤靠。迎封接進弄花槍。就是中平也破。戚公云。迴伏之槍。俱是誘我發戳。彼卽掤起還槍。此勢不能發戳。若打在左膝彎。卽因四門槍。說見後。

推山塞海勢

古訣云。乃護膝槍法。高來搖旗挨捉。低來鐵帚顛提。中來如箭有虛眞。可用鐵牛耕地。紀效解此勢云。彼長我短。蹲坐。槍頭起高。漫漫逼進彼扎來。一提粘住。用蒼龍擺尾步趕進。萬無一失。余謂此言只可用于單殺手耳。若彼用降槍勢。大難大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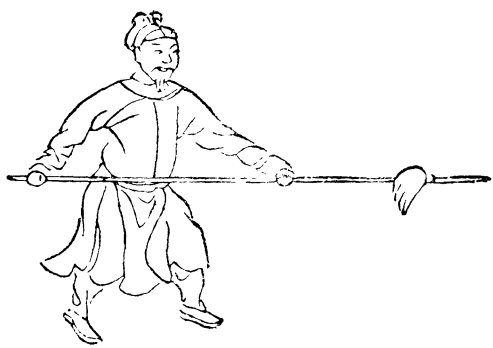
鶴子撲鵪鶉勢

古訣云。乃撥草尋蛇槍法。高接雖用纏拏。逢中被擦。直過倘他掤退把槍還滾手中平一剁。

此實有二勢焉。用鐵翻竿脚步打彼毛際者。撲鵪鶉也。不進右足八字打者。撥草尋蛇也。紀效云。破伏棍須剪他手前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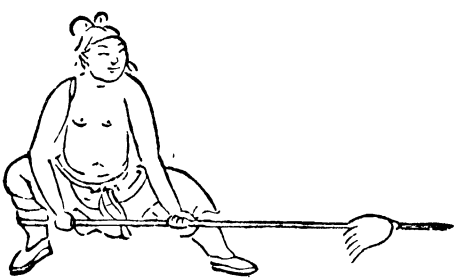
鐵幡竿勢

古訣云乃外把門黃龍點杆槍法一截二進蛇弄風撲着鵪鶉不放鬆用撥草手法兼此步法方是撲鵪鶉出槍既長又進右足故可以降長此勢右槍在左即少林棍之右八字打左槍之行著名左拗步打



靈貓捉鼠勢

古訣云．乃無中生有槍法．
進步虛下撲纏．賺伊槍動．
使梨花遇壓挑天冲打．
訣中有手法五步法一．
進步撲纏．本勢已完後乃
防變之詞．
壓卵淄沈槍等．
禦壓挑不如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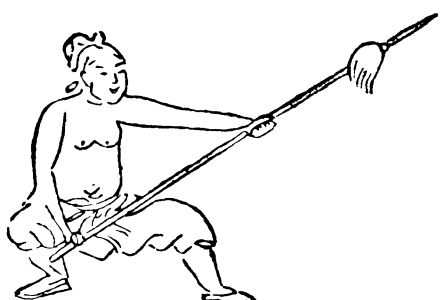
伏虎勢

古訣云。乃六封槍法。斜倒硬上如風。退閃提攔纏捉。他如壓卵又朝天。鐵掃迎封接靠。

退閃以敵言。

六封者。左右之上中下皆無空也。

叉鏟可用伏虎打之。



邊攔勢

古訣云。乃裏把門封閉槍法。守門戶有纏捉顛拏閃賺。上穿指袖迎股。倘他出一槍。抱着琵琶埋伏。

此勢前手陽。

此勢乃革戳脚者。若以革中平。一遇閃賺。死無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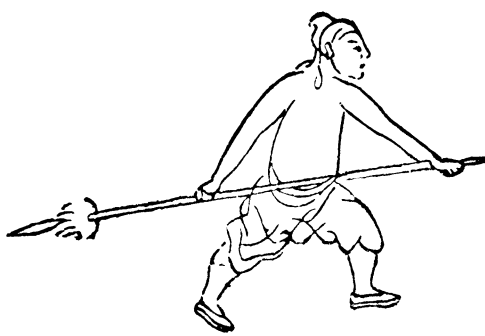
冲斗云。彼槍來。我一攔至地。顛起退槍。與江湖遊食者何異。

跨劍勢

古訣云乃裙攔槍法大開門戶誘他來逐我中途拏剁他虛我實搖花槍他實我虛捌退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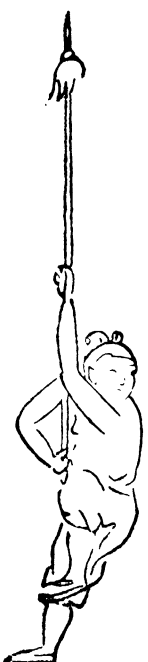
跨劍與中平相對槍根纏腰古人立此二勢自有妙用

冲斗以跨劍混于邊拏既誤又曰到地發戳其誤更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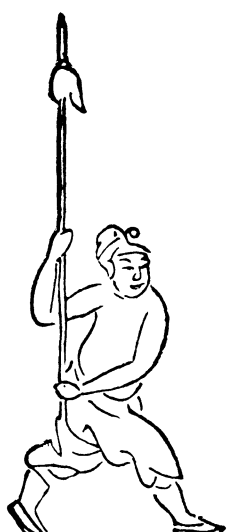
朝天勢

古訣云，乃上驚下取槍法。
搖旗掃地鐵牛耕，那怕他
拖刀詭計。



泰山壓卵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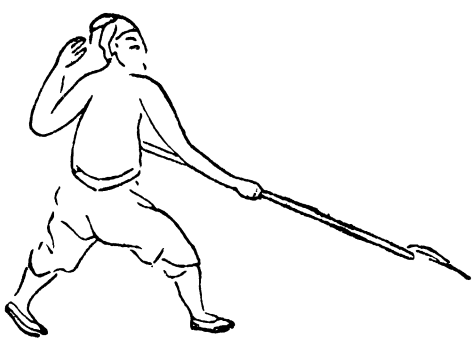
古訣云。乃鷹捉兔法。勢雖高發。身中變巽。任地埋伏地蛇冲。我又摩旗掃地。朝天壓卵。今日峨嵋絕不言之。蓋棍法耳。古訣有此者。欲大全耳。不必實用。



夜叉探海勢

古訣云。乃持槍行立看守之法。遇敵變勢隨機應用。無不中節。此勢彼打來。可點其前手。若扎來卽不能禦。去之可也。相近則上中下三平猶慮其疏。相遠則無所不可。此等勢留之無用。

滄塵子曰。此二十四勢中。多有無關係者。以中平上平訣有六合二字。決其爲馬家法。故與少林切近。與峨嵋不甚合。古傳舊式。以是聊借而用之。



手臂錄卷之三

單刀圖說自序

唐有陌刀。戰陣稱猛。其法不傳。今倭國單刀。中華間有得其法者。而終不及倭人之精。每見單刀高手。平日侈言破槍。及至赴敵。莫不驚槍而往。則其實用可知矣。蓋短器降長。惟碓鬬擁塞。槍至于不能出後手。乃爲短器所困。行列稍踈。短無破長之理。遊場槍之受破者。惟一單殺手。至于閃賺顛提。則槍猶畏之如虎。況單刀乎。程冲斗刀法。唯破單殺手。其踈可知。余法不然。單刀敵輕長之器。則避其虛而擊其實。何也。槍之虛處變幻百出。必非刀所能禦。而實處惟有一桿。苟能制之。則無以用其虛矣。單刀敵短重之器。則避其實而擊其虛。何也。大棒鐵鞭。長斧木鐧。不可直當。必斜步偏身。避其重器。擊其身手。乃可必勝。擊虛之法易見。而擊實之法則在斫其槍桿。槍桿被斫。不斷折必粘住。桿被粘住。則不能閃賺顛提。刀更進步。必傷人矣。削亦粘槍。而勢力不如斫大。進步又拙。是以次之。鈎革皆用刀背。槍得滑去。百變生焉。余選刀法十八勢。從下斫上。則有左右撩刀二勢。從上斫下。則有朝天斜提二勢。削槍則有左右定膝勢。出入于六勢之間。而可上可下。可左可右。可斫可削。可進可退。則有二拗步勢。實用止此八法。餘十勢不過小變其形以眩人耳。斫削粘桿。余本得之漁陽老人之劍術。單刀未有言者。移之爲刀。實自余始。安得良倭一親炙之。壬寅八月望前五日。古吳滄塵子吳殳一氏修齡譔。

單刀手法說

單刀手法向有提下、鈎上、革左、革右之類。余以其不能制槍。故皆不取。唯倚劍術斷取冲斗斫削粘槍二法用之。斫削者。刀之大端也。然有大必有小。而後嚴固逸豫。故又取棍之鷄啄粟、槍之海馬奔潮、以補之。蓋審勢必勝。則竟用斫削。若非可必勝。半虛半實。則此二勢實能羈縻聯絡于其間。以俟可乘之隙。若遇拙槍。二法卽可勝也。斫有上斫下斫。上斫下斫各有左右。而又皆有子勢。子勢者。如子之輔父。非二非一也。削有上無下。而上又有左右。亦有子勢拗勢。出入乎左右之間。如月之有閏以成歲也。左上斫有斜提勢。右上斫有朝天勢。左下斫有左撩刀勢。右下斫有右撩刀勢。左削有左定膝勢。右削有右定膝勢。閏法有拗步削勢、拗步撩勢。而左獨立勢則朝天勢之子也。低看勢則左定膝之子也。上弓勢、外看勢、則右定膝之子也。按虎勢、拗步單撩刀勢、則左撩刀之子也。入洞勢、擔肩勢、單提刀勢、單撩刀勢、則右撩刀之子也。此十八勢。習之精熟。雖未能眞合于倭法。而中國花法。皆退三舍矣。

左定膝勢

槍來將身坐後成低看勢用寒鷄點頭手法又深來退前足成上弓勢極深來然後削之凡削後進步用海馬奔潮

右定膝勢

上勢進後左成此勢。

用法與左定膝同。

拗步創勢

法見序中

拗步撩勢

斜提勢

先立上弓勢．槍扎脚．
乁刀提開．列身誘之．成
此勢槍必深入．刀移
前足于左．進右足從
上斫之．

朝天勢

槍右來．前足開左進．左足扣斫之．名左八字．槍左來．前足開右．進後足順斫之．名右八字．獨立勢用法．不出于此．移前足進後足．刀從上而下．可變右撩刀勢．

左撩刀勢

開右門。槍來前足。門ゝ左進後足刀自下而上。

右撩刀勢

大意同上.此二勢.倭之絕技也.

獨立勢

低看勢

上弓勢

外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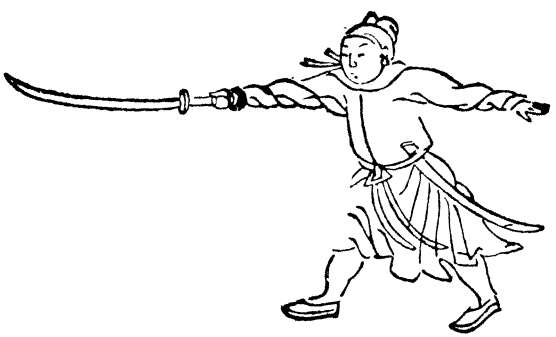
此勢直立。誘槍戳來。然後蹲坐。成上弓勢以削之。蓋槍高身低。乃便于削。

按虎勢

開前足卽單撩刀勢。

開前足進後足卽拗單撩勢。

拗步單撩勢



入洞勢

入洞、擦肩、單提、皆變單撩刀勢，只進一足即拗撩刀勢。

擠肩勢

單提刀勢

此右撩勢爲第。

拗步撩刀勢

單刀圖說後序

槍若單殺手直進。刀之勾格。足以制之。槍若閃賺顛提虛進。刀之斫削。足以制之。而更有可畏者。則在槍之大封大劈。蓋去身既近。而上下左右。處處攔截。不可得進步。又處處可以發戳。不知倭人有何良計。若惟余所遇之刀師。言此未有不嘿然者。余故曰。刀無破槍之理。槍拙而被破。非刀之能也。必也。碓鬬窄塞。至槍不能出後手。乃爲刀之勝場。而劫營巷戰。亦其類矣。此非空言。蓋以余之槍破余之刀。而深見其甘苦者也。敢不詳說之。滄塵子吳殳一氏修齡譔。

手臂錄卷之四

馬家槍考

王圻續文獻通考云。槍之家十有七。曰楊家三十六路花槍。其分出者。有大閃竿、小閃竿、大六合、小六合、穿心六合、推紅六合、埋伏六合、邊攔六合、大封閉、小封閉名。曰馬家槍。上十八盤。中十八盤。下十八盤。曰金家槍。曰張飛神槍。曰五虎神槍。花槍七十二勢。曰拐突槍。曰拐叉槍。曰錐槍。曰梭槍。曰槌槍。曰大寧筆槍。曰拒馬槍。曰擣馬槍。曰峨嵋槍。曰沙家十八下倒手竿子。曰紫金標。曰地舌槍。余謂槍之元神只有一圈。用圈盡善者。馬家峨嵋也。盡美者。沙家楊家也。即此四家。馬家峨嵋合而爲一。沙得馬之少分。楊又兩取于其間。則四家本一家也。餘十三家何以爲槍法。不圈非槍圈則不出于馬家峨嵋矣。張飛拒馬之類。不過一時口語所成。非眞有十七家之法也。夫馬家槍。敬岩雖以自名。而絕無上十八盤等法。則其于馬家尚有可疑。惟程眞如親得于峨嵋。確有可據。而槍法與敬岩悉同。則敬岩其亦峨嵋矣。至于楊家、馬家之人之時之地。皆無可考。沙則關中衛職。峨嵋則僧普恩。普恩、眞如親受業者也。眞如小于敬岩十餘年。敬岩以崇禎乙亥卒。年六十外。

古論註

上遊場。撥草尋蛇。上下遊場。秦王摩旗下。此雖古法。今不必也。

一截、程眞如有截法・見行著・

二進・鐵幡竿勢中有此語・

三拏・見革法・

四纏・卽纏槍・

五攔・見革法・

六直・見鴻鴻門勢・槍頭・槍根・前肩・後肩・前脚・後脚・皆直・爲六直・

大遊場秦王摩旗・卽前意・

鐵掃子逼無路・見行著・

裙攔槍卽跨劍勢・此三句疑有誤・

伏虎槍地蛇槍破、解見本勢・

地蛇槍儘頭槍破、解見本勢・

儘頭槍中平槍破・解見本勢・

中平槍槍中王・諸法皆從此出・又能破諸勢也・

高低遠近多不妨・高來有勾剔等勢・低來有提攜等勢・遠謂鴻門迴馬・在遠作勢者・近謂梨花螣蛇・深入遠刺者・

高不攔・低不拏・中間一點難招架・所以平日只練拏攔也・此句言革法・

去如箭來如線。此句言戳法。

指人頭扎人面。泛言哄誘。

圈裏搭圈外看。圈外搭圈裏看。所以防閃賺顛提也。

高低遠近多看見。看見故不妨。

你槍扎我槍拏。常道也。

你槍不動我槍扎。不動謂立勢把守。扎謂梨花等。非直戳也。

槍是纏腰鎖。余註此篇專爲此句。將以爲敬嚴、眞如之證據也。夫拏攔而槍根稍起。則全體皆浮。彼之變亦百出矣。必槍根低于槍頭。而後全體堅實。不困于閃賺顛提。卽以我槍頭制彼槍根之理也。纏腰只是正勢。言其變或當上際或著脚面耳。冲斗大封大劈。槍根當胷矣。其謬可知。

先扎手和脚。扎手謂制其槍根。扎脚謂制其影手步等。

扎了手和脚。閉住五等邵路口。

他法行。隨法行。脫化盡者。方合此語。東坡所謂江至石鐘山而奇出也。

中平六路總變化有多般。六路謂左右各有上中下也。

疾上又加疾。扎了還嫌遲。隨法行者。能疾。稍有意爲之必遲。

槍有三件大病

身法不正是一大病。著著有身法。工夫純粹。嚴師琢磨。方免此病。
當扎不扎是二大病。不能隨法行也。余深恨之。嘗見敵嚴。故自恨也。
三尖不照是三大病。上照鼻尖。中照槍尖。下照脚尖。

沙家竿子用法說

槍有根有腰有胷有頭。如丈八竹槍。以根前八尺爲腰。腰前六尺爲胷。胷以前爲頭。硬槍自根至頭皆有力。皆可用。竹槍之頭虛軟。凡硬槍以頭制勝之法。皆不能用。唯虛搭虛顫及一戳斗。兩竹槍相對。我槍腰雖硬。適當彼虛軟之頭。終無以用我力。凡所恃以革人者。惟槍胷耳。是以十字步而進。剪步而出。其間鳳點頭不過左右拋洒。以眩人目。絕無硬槍纏環騰蛇等妙用。夫九尺七寸。可謂短矣。而自根至尖皆有用。丈八可謂長矣。而惟用其胷間六七尺。是則短者反長。長者反短也。知則槍法自必淺小。故君子不貴之。特爲行間兵卒之用。故謂之騶也。

臨陣兵槍說

臨陣者。戚少保所謂千百人成列而前、一齊擁進、轉手皆難者也。兵槍者。教之易解。學之易能。用之易效者也。冲斗云。臨陣無過大封大劈。此時人心惶遽。唯有槍聲地而已。大封大劈。甚類擊地之常情。而借地勢激起。易以發戳也。至于數十槍手。截路守伏。行列踈寬。可以轉退出入者。則有冲斗所云進退鬬殺以鳳點頭爲最疾。如敵人敗走。我將槍頭點地。或閃左。或閃右。趕進。將近戳之。彼若革開趕來。我將槍頭拖

拉點地退走。離開即有救手。余謂此比前進一階矣。更進乎此。則教以頭提。冲斗云。圈裏截去于彼拏時。我槍轉至圈外著之。余謂此更進一階矣。人能熟習大封大劈。必勝之兵也。能鳳點頭選鋒之兵也。精于頭提。臨陣必勝之副將矣。冲斗論槍。遠勝紀效新書也。

諸器編說

槍以一直條。故難用而多奇。叉有旁枝。故易用而少變。少變故藝家不貴易用。故兵卒之庸下者宜之。而凡爲鏟、爲鐮、爲筅、爲鋭。皆不出此。布帛肉菜。固不能比于錦繡珍錯。而林林穜穜之民。若必恃錦繡以爲暖。珍錯以爲飽。飢寒者寧有既乎。雖謂叉鏟之倫。貴于槍焉可也。今世峨嵋之槍。少林之棍。日本之刀。專門名家。多爲世所稱。而雜器鮮有聞者。亦以不甚貴重之故。余廣求師說。亦無大奇奥者。槍之緒餘而已。何可深論。以其爲行陣所不可少。故作此以附于槍法之末焉。

叉說

叉之制。鐵頭勿重。重則壓手。木杆勿短。短則不能傷人。故頭止一觔。中鋒挺出三四寸。柄長八尺。（營造尺也。）根有瓜鎚。重倍于頭。左手在前。如槍之法。則適用矣。紀效新書所言。皆叉之實用。可遵可信。而余則于其中又舉要焉。何也。槍本一直條。而善用槍者。能有橫力。于彼掌中攘去其槍。叉有橫枝。豈可舍此意而別求用法。故紀效七勢。如朝天、進步、伏虎、拏槍、騎龍、架槍。余皆不取。唯取中平一勢。而專意制槍之左手前二三尺。槍于上下左右截來。叉即隨法而行。待一著幹。轉腕進足。直傷其手。無不勝者。然須全用槍法。左

手在前。乃得變化如意。考叉之名家有五。曰雄牛出陣。曰開山七埋伏。曰番王倒刀。曰直行虎。曰稍攔跟進。稍攔跟進、卽民間所用重頭短柄。紀效所斥者也。餘三法皆不如直行虎之捷。直行虎比之余說稍爲近之。

狼筅說

狼筅、紀效所言甚善。鋒重半觔。旁枝十三層。不足者縛而足之。檀木續根使重。則其身虛靈。此器紀要有六勢。而余以閘下、架上、鈎開、三勢爲主。架上卽槍之剔。閘下卽槍之提。鈎開卽槍之抱琵琶勢。言乎手法。則紀效所言、前弓後箭、陰陽要轉、兩手貴直、推步如風、十六字盡之矣。余見一筅師。以布縛筅。掛于項而用之。極爲省力。夫筅無戳手。如此甚善。而但近樓用筅。則左手在前。全同槍法。促精于竿子。故自出新意如此。人苟得沙家法三四分。卽第一筅手也。

藤牌腰刀說

自戚公立法以來。江南刀牌手。于兵居五之一。然能如紀效所言。可以入槍者絕見。蓋槍叉長兵。雖失其精微。而渣滓猶有可用。刀牌器短。精微既失。卽同赤手矣。琴瑟箜篌。若無妙指。不發妙音。用兵者勿以戚公之嘆美刀牌而輕用之也。紀效八勢。唯低平勢發標誘敵者難用。餘皆兵卒之指南。但此器輕短。一遇大棒立困。不可不知。

大棒說

紀效棍法勝于其槍十倍可比程冲斗之少林闡宗然過于高深兵猶難語況于甘爲人下之火兵乎余見少林有一家棍法名曰五虎攔唯一打一揭而已打必至地揭必過腦平平無奇殆如農夫之墾土者而久久致工打揭得勢則少林諸法亦甚畏之不可以平平而輕視也火兵教棒五虎攔最爲宜稱

劍訣

漁陽老人教余劍術且曰此技世已久絕君得之愼勿輕傳于人余恐此技終致不傳又顧念老人之語故不著說而作訣焉

長兵柄以木短兵柄以臂長兵進退手已神短兵進退須足利足如鼯兎身如風三尺坐使丈八廢余擅梨花三十年五十衰遲遇劍仙劍術三門左右中石虎中蛇左曰龍手前身後現刀勢側身左進龍門亟身前手後隱刀勢側身右進虎門易二勢用手身誘之彼取我身手出奇點者奇正亦能識舍身取手主擊客我退我手進我身左翻右躍如獅擲虎躍不入龍龍翻不入虎龍翻虎躍皆蛇行直進當智不可阻左右進退有虛實六法相生百奇出彼退我乃進彼退有奇伏彼進我亦進彼進乃窮蹙撲身槍尖迫使發死裏得生坐鐵屋嘗以我矛陷我劍矛多虛奇劍實戰當其決命爭首時劍短矛長皆不見自笑學兵已白頭初識囊中三尺練

雙刀歌

島夷緣海作三窟十萬官軍皆暴骨石砫瓦氏女將軍數千戰士援吳越紀律可比戚重熙勇氣虛江同

奮發。女將親戰揮雙刀。成團雪片初圓月。麾下健兒二十四。雁翎五十齊翕忽。島夷殺盡江海清。南紀至今垂戰伐。大都俠少項元池。刀法女將手授之。乙亥春杪遇湖上。霜髯偉幹殊恢奇。謂余長矛踈遠利。彼已填密須短器。繞翠堂中說秘傳。朔風六月生雙臂。俠士不久歸天都。余手精熟如鼓枹。猶意左右用如一。每當碓闘多齟齬。眼前兩臂相線繞。殊覺神思非清虛。後于漁陽得孤劍。雙手獨運捷于電。唯過拍位已入門。頗恨不如雙器便。乃知昔刀未全可。左右並用故瑣瑣。今以劍法用右刀。得過拍位乃用左。手眼清快身脚輕。出峽流泉風撼火。始恨我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我。

笔槍說

馬家槍。神化之技也。聽其爲畸人絕學。而不必責之于將。如蘭亭樂毅。豈徐浩誥勅李邕碑板之用哉。楊家槍。碑板誥勅之書也。正宜于將而不可責之于兵。于兵相宜者。莫若沙家竿子。體輕長而法簡易也。余因其輕長而甚簡易。乃有笔槍之作焉。笔槍者。槍而兼笔者也。夫狼笔旁枝一十有三層。可以禦矢。可以禦馬。可以禦滾刀。可以禦長槍。器之至善者也。但重笨而不能殺人。是其所短。笔槍之制。即于竿子胸留旁枝四五節。雖不能禦矢。而極得其力。何也。槍唯一直條。故難用。又子（左傳云。用鍾子馬。具形若中。）有橫枝。即易用。而鐵頭重大。不稱長竿。造之又多費。今笔槍有旁枝。拏攔易便。有又子之用。一利也。無又子之費。二利也。藤牌不能入。三利也。可以制長槍。四利也。即用槍法。兵不更學。五利也。有五利而無一費。何善如之。余于擊刺。留心三十年。其中有四五年習練之工。深知甘苦。屢折槍師。故敢改作。非如他書生空言而已。倘不見

信請得竿子好手與余笔槍一試之

後劍訣

劍器輕清其用大與刀異劍訣實有所隱恐古人之心終致淹沒故又作後劍訣一絕微露之劍術眞傳不易傳直行直用是幽元若唯砍斫如刀法笑殺漁陽老劍仙

手臂錄附卷上

峨嵋槍法

我嵋僧　普恩　立法　海陽弟子程眞如達意　古吳後學吳　殳　輯

昔蚩尤悖叛。而涿鹿輿師攻擊之用始備。自此而代有征伐。如干將、莫邪、風胡、薛燭、蒲元之儔。皆極奇盡巧。神鑄鬼鎔。兵家器用。未易更僕數也。乃譚藝者。必以槍爲首稱。其爲諸器之門戶也。若沙家竿子、馬家六合。進退奇伏。跳盪盤旋。亦有能事。但開張漫衍。非夷原曠隰。未易設施。若遇險阻。卽窘束矣。而短槍則地之大小險夷。無往不利。洵絕技也。承平既久。武備日弛。世鮮其傳。西蜀峨嵋山普恩禪師。祖家白眉。遇異人授以槍法。立機空室。練習二載。一旦悟徹。遂造神化。偏遊四方。莫與並駕。屬余客遊蜀中。造席晤言。師每首肯。問及武事。則笑而不答。余揣其意在求人也。因與荊江行者月空。禮師請教。師命余二人樵採山中。經歷二載。師笑曰。二人良苦。庶可進乎。我有槍法一十八扎、十二倒手。攻守兼施。破諸武藝。汝砍採久而得心應手。不知身法臂法。已寓于是。遂教余二人動靜進止之機。疾遲攻守之妙。久之。余南還。又訪沙家槍馬家帶棍槍。則意味疏淺。校之余師之法。相去遠矣。余敍其法。不忘所自。命之曰峨嵋槍法。苟非其人。千金勿示。其珍之哉。海陽弟子程眞如譔。

治心篇

用技易治心難手足運用莫不由心心火不熾四大自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起于左而目不瞬能治心者也法曰他行任他行他搭由他搭惹動眞主人龍動如摧拉

治身篇

持龍之道身心爲本身法不正則心無主而手足失措持龍不固進退無節機局荒唐矣故曰心動神離殼神疲氣必虛

滄塵子曰練習之工積如邱山則心身不治而自治不然起心治心祇益其亂而已此眞如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不神會也

宜靜篇

持龍貴靜靜豈易言必身心皆治而後能靜故持龍如峙嶽如止水淆之不濁觸之不搖機深節短使人莫測龍靜不可太凝凝則勢久勢久則心怠思沉而龍饜矣故曰金龍不貴魚龍貴野鶴無糧天地寬

宜動篇

動者爲行龍陽也其性剛其德暴持龍者當知其暴制其剛（流和二法是也）如行雲流水電射風飄恍惚變幻乍潛乍現或有或無與神消息求之莫得其端視之不見其跡乃行龍法也然動亦不可太過太過則勞能勝人者鮮矣故曰呼吸如經其精愈固來迎有節其妙無窮法曰始如處女後如脫兎

和暴制剛即敬嚴所謂脫化也不脫化遊場多敗勝亦牛鬬耳

攻守篇

攻者擣其虛．守者備我瑕也．攻則一十八扎．隨機而運．虛可實．可遇衆龍．則鴛鴦更妙．守則十二倒手．劈可蓋．可遇衆龍．則纏撲爲佳．（即石之纏拏纏攔）．不攻之攻．降槍倒手是也．不守之守．鴛鴦扎法是也．攻爲陽．守爲陰．降槍倒手．陰中之陽．鴛鴦扎法．陽中之陰．陽中之陽．連扎帶打．攻守均堪．陰中之陰．和槍倒手．龍不兩着．息力養神．無如此善．迴龍扎法．手中最利．謂之截龍帶打扎法．攻擊莫當．是曰狠手．攻守之法．該括于斯．故曰．有開無扎．豈得傷人．有扎無開．焉能守己．法曰．善攻者．攻人之所不守．善守者．守人之所不攻．

審勢篇

兩龍相當．先審其強弱虛實．施之以強．以觀其弱．施之以弱．以觀其強．施之以速．以觀其遲．施之以遲．以觀其速．施之以守．以觀其攻．施之以攻．以觀其守．法曰．審敵之虛實而趨其危．

形勢篇

龍未形時．先須得地．我取高而與彼以下．我取夷而與彼以險．我取晦而與彼以明．我取陰而與彼以陽．我取長而與彼以短．我取勁而與彼以柔．取高則彼不能侵突．我得乘勢而臨之．取平則彼不能馳騁．我得那移而進之．取晦則彼不見我形．因而擾之．取陰則彼爲日所眩．因而欺之．取長取勁．則彼不能攻．我因而困之．先發制人．莫若虛扎帶打二法．與捲槍擊槍二倒手四法互出．人無所措手足矣．

戒謹篇

濘地還宜避。侵晨莫向東。燈前不舉手。月下勿持龍。最惡時多酒。偏嫌腹已空。好勝休交姤。當取莫教鬆。此言遊場臨敵不論。當取莫教鬆旨哉言乎。是謂八戒。不知者不與言。不仁者不與傳。談元授道。貴乎擇人。

倒手篇

有劈槍倒手。有纏槍倒手。有流槍倒手。有和槍倒手。有擊槍倒手。有蓋槍倒手。有提槍倒手。有撲槍倒手。有鈎槍倒手。有封槍倒手。有挑槍倒手。有捲槍倒手。劈貴坐膝。槍頭起不過五寸。直劈而下。後手一出。以擊其手。纏者先虛搭。彼轉下。我從上轉右而下。彼又從左轉上。我又從下轉左而拏之也。流者。龍來或左或右。我身稍退。隨其左右而劈之。待龍老直搠其主人。和者。擠挨搕托也。擊者。左右擊之。即繼以纏。入死龍之法也。蓋者。進步斜壓其槍也。彼動即戳。提者。革低來槍者也。（即後所謂先輕開也。）（槍根忌高。提槍根高。）惟撲者。似捲而打也。鈎即攔也。其緊密者。肘貼脅下。封即拏也。挑者。彼蓋我槍。我伺其起。槍稍鬆。即挑起扎之也。捲者。開步蹲坐而拏。直至彼前手取勝也。此十二倒手者。開槍之法也。

扎法篇

有單殺手扎。有左右串扎。有左右圈扎。（即石之疊穿。）有穿簾扎。（即顧提。）有帶打托。有左右插花扎。有投壺扎。（石名穿。）有實扎。有迴龍扎。（石名就。）有截槍扎。（即石之木雞。）有無中生有扎。有迎槍扎。有虛扎。（石名圈手。）有月牙槍。有子午槍。有螣蛇槍。有鴛鴦槍。有降槍單殺手者。進步盡手扎之。傷人雖猛。自亦有空。不可輕用。唯恃騰跳。（石名偷槍。）

先以帶打則無虞矣串卽流俗通行者粗法也而峨嵋用之別有神解圈者串而串也穿簾者卽顛提破叉鎲者也帶打者撲擊發扎也與冲斗不同插花有左右破叉鎲投壺破地蛇之扎也實扎不下招架開前足扎後手迴龍扎者敬岩名就彼槍來我隨槍稍退彼收槍我乘虛而入戳者輕用擠挨手法開之卽扎也無中生有者于彼纏槍中退出而用迴龍槍也迎者兩來槍而我中彼開也虛扎者串之無影者也月牙者串而子午也子午者單殺手之神妙者也騰蛇者繼環之扎也坐膝進步龍頭稍高左右連扎妙在手法以制其動然勿多遊以衰我氣降槍者龍來我斜壓之不令得起彼挑起卽擒其主人彼不挑待龍老卽進此十八扎者攻人之法也

破諸器篇

槍破諸器用各有宜帶打穿簾、左右插花、破叉鎲也勾撲、破鞭劍也長竿雖利提擊可降雙刀雖奇帶打必落三停偎月虛串用而亡精神棍一根降槍舉而束手虛迎兼用挫戟鋒鉾插花互施入牌門戶破藝要訣悉吐於斯帶打可以破提刀勢而不能破風雷滾轉

身手法篇

身法乃藝之門戶進退盤旋皆由身法身法既正則十二倒手、十八扎法、無不應心矣手法凡開槍後手低則堅實頭起不過五寸惟提後手則高捲槍之法前捲後出無不傷人纏提蓋拏觀彼來龍爲左爲右進步卽勝勾撲和封盡在兩手實扎移身而進鴛鴦開法行移坐膝須身法躲閃乃生死之門子午月牙

兩手微細工夫。單殺手左右插花。全賴騰跳進出。連扎帶打。劈槍皆爲狠手。

總要篇　翁慧生補作。洞庭東山人。

持龍之法。貴乎坐膝。身心手足。相應爲佳。凡扎之求中而中者。未盡善者也。盡善者。不求中而中。不求中而中人之所不及防。神妙莫測。求中而中者。以巧取人。爲彼識破。則反受傷矣。凡倒手。身心手足之運用。不離尺五坐膝。如鴛鴦纏和流降是也。身心相契。手足相孚。動則必當。來急勿忙。安閒久熟。自然中節。凡欲開人。先須守己。勝乃可全。若欲先發取勝。雖半勝也。凡開槍先輕拏近彼手。乃重起手重則無救應。輕重疾徐。貴相當也。龍來宜輕開者。恐彼陰陽互變。流而未定。我用重力。則顧右失左。顧左失右矣。故以輕開降住。使不得左右變幻。龍老則爲我有矣。當取勿令鬆。謂不可放過也。若先發扎人。宜臨犯其穴。必須留性。以防其挨龍直下。深宜戒之。凡應酬須知虛實。先爲運補。得宜爲妙。譬如彼龍虛來。我但用輕開之法。彼必于我空處盡力實來。待臨主人二寸許。然後身心手足俱到。用纏降之類斜挨來龍。直犯其主人。無不敗矣。諸扎法倒手。無一不善。攻守並得。超羣絕倫之學也。

眞如之沒。後於敬巖十年。時遊吳門。竟不一見。抱恨何極。此書其手授翁惠生朱熊占者也。壬寅冬初。熊占以惠余。字字珠玉。如見其人。可寶也。滄壘子吳殳敬誌。

評程眞如義嵋槍法

余彙集諸家之槍。遂得五百餘法。以皆棍雜槍故。至如槍棍本二器。豈可等視。逐末法愈多而槍意愈失。

二家之法。偏行海內。知槍棍之辨者誰乎。余所師者。石敬巖也。其于習練門路最正。工力最深。手臂最熟晚年棍棒刀牌。入手皆化槍法。故于槍棍之界。不甚留心。余自于五百法深思久用。乃得其辨。而徽州程眞如所著峨嵋槍法。唯有革法十二。扎法十八。不言立勢。不言步法。卓哉。絕識家之正法眼藏也。然敬巖淄川之法。有以制百法者也。三十法中無之。彼豈不知。蓋不輕洩于楮墨耳。其他行著。亦不可廢。故余書合收百法。左右敬巖眞如博約之間。

馬沙楊三家槍式說

馬家木槍長九尺七寸。根大盈把。尖徑半寸。腰硬如鐵。重六七斤。惟此一式。沙家竿子丈八至二丈四止。過此。人不能用矣。楊家亦木槍。丈二至丈八皆有之。短者硬。長者軟。夫槍之長短軟硬。用法如黑白之不相借。若三家槍式不明。則用法安得不混哉。冲斗之病。亦在於此。敬巖雖有九尺七寸之語。而未問其爲周尺爲工部營造尺。當更考之。考工記云。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則知人身五尺。槍至丈五爲正。楊沙非法也。

馬沙楊三家用法說

馬家槍短硬。其用在兩腕臂以助腕。身以助臂。足以助身。以成全體。沙家竿子長軟。其用在兩足。身以助足。臂以助身。腕以助臂。以成全體。楊家長短軟硬無定體。故腕臂身足亦無定用。丈二者倚馬家法。丈八者倚沙家法。而丈六者倚丈八丈四者倚丈二。今但舉馬沙之法言之。而楊家在其中矣。所謂馬用在腕

者。何也。馬家拏攔。兩腕之陰陽互轉。百變藏於其中。神妙莫測。實爲槍之元神也。臂以助腕者。以臂之高下伸縮。助腕之陰陽互換也。非臂打也。臂打者。棍法也。身以助臂者。以身之蹲立前後。助臂之高下伸縮也。足以助身者。前後左右稍稍移動。以脫彼槍尖。非剪刀步十字步也。此馬家大或所謂沙家用足者。何也。竿子長軟。兩腕雖陰陽互換。但可以助順臂力。使無倔強而已。實不能用馬家之法。拏攔盡處。槍尖正搖。戳即斜去。搖定而戳。彼已走出。苟非十字步追之。戳何能及。此時槍之勝負全在足之遲速。此一故也。硬槍妙在進。進則煞。軟槍妙在退。退則活。足不能如風。不能進退矣。又一故也。是以竿子之用雖在兩臂。而余以爲用在足也。身以助足者。探前以助進勢。倒後以助退勢也。臂以助身。腕以助臂者。身足既熟。則腕臂不過用馬家槍之緒餘而已足也。此沙家大意也。所謂楊家丈二倚馬家者。何也。鎗尚短硬。尚可用馬家法也。所謂楊家丈八倚沙家者。何也。槍已長軟。不得不用沙家法也。所謂丈四倚丈二丈六倚丈八者何也。平日習丈二而臨陣患其短。平日習丈八而臨陣惡其重。故改用丈四丈六。原無本法也。要而言之。馬家沙家。各自爲法。楊家出入乎其間。而不能盡馬家貴重難得如馬。沙家賤而便用如驢。楊家不馬不驢耳。

楊家槍說

馬家槍身短而法奧。身短、非精絕者不能臨陣。法奧、則心粗者不能教學。一軍萬人。安得人人爲石敬巖乎。楊家之法。專爲行陣粗人。故槍身加長。槍圈加大。使勇力粗獷者易學。丈二者。用馬家之手法。而去其

精微加以猛厲丈八者用沙家之步法而去其纏搭加以劈打然手法皆圓不失槍意少林本不知槍法妄以棍法爲槍程冲斗張大其說技熟力鷙家富名高江南翕然尊信於是大封大劈之教偏於耳目而楊家槍法壞矣苟不有敬巖眞如人安從識其誤哉

革法一篇

馬家革槍常法拏攔革中鈎剔革上提搦革下　行著別論

拏　持槍前手陽彼圈裏截來轉陰向右革之　未拏是中四平已拏成跨劍　初學拏必重大練使輕小拏須于捲中求悟不然輕小還有病　有口授

攔　與拏相對　未攔是跨劍已攔成中四平　初學攔必輕小練使重大更圖脫化拏攔槍根不起古謂之纏腰鎖槍根起者邊拏邊攔是也止革低來槍混爲拏攔以革平來槍俗師大病邊拏邊攔槍根雖稍起手法自圓并打地也冲斗又以大封大劈混之并以混拏攔而槍法大壞矣

鈎　革圈外截頭者中平亦有時用之有口授

剔　革圈裏截頭者　提搦見後

小封　拏之緊小者

小提　攔之緊小者　拏攔久熟漸漸收爲緊小遊場變化如神此敬巖眞如心血也

冲斗評此曰小巧用耳以少林棍之見識論峨嵋槍眞是隔靴搔癢

捲　又名伏地槍有口授。只此一法百戰百勝革法至此百尺竿頭矣已上馬有沙無。

邊拏　邊攔　即拏攔而槍根起至胸　竿子長軟拏攔後手不起則不煞故竿子之拏攔只是馬家之邊拏邊攔　拏攔我槍脇着彼槍脇邊邊拏攔我槍肚着彼槍背辨不清必輸。

提　革圈裏戳脚槍尖至地彼槍死于右。

摘　革圈外戳脚比提加腰臂一擺彼槍亦死于右已上馬沙俱有。

石劈　冲斗之劈槍根起高槍尖至地石敬巖之劈不然有口授。

削　又名剃石劈之輕者用于低處名撲。

打搗　即雞啄粟眞如名帶打扎有口授。

切　與削相似而不同有口授。

大封大劈　兵卒庸愚難以學槍只此百日可用矣有口授不止于冲斗法已上馬家借棍法。

行著

戳革在行著用者迴與練時者不同不可以戳革論也身法步法大抵與二十四勢相出入。

半拏　半攔　二法亦和槍也有口授。

磨旗　拏攔之不轉腕者也有口授。　半磨旗　亦和槍也。

白拏　白攔　我先發有口授。　破白拏　破白攔須於空處戳之有口授。

擠　用小小右偃月形有口授。　挨　用小小左偃月形有口授。此二法、眞如有扎者名截槍。無扎者名和槍。

挑　地蛇勢所用。有口授。　掤　揭之大者。從下而起。

掤退　手掤而身退也。　托　前手向右。　搪　前手向左。

小提　提之小者。　挨　與小提相反。　推　單手推也。有口授。

逆散　卽兩手推。有口授。　點　蜻蜓點水所用。

葉底藏花　破甲平有口授。　研　有口授。

圈擊　圈而擊也。　披撲　捲而深撲之也。　法皆似香烟篆。

拖　我槍敗于地。彼槍戳來。我拖進以橫力開其槍。

反拖　仙人坐洞所用。　鐵幡竿　有口授。　白蛇弄風　有口授。

穿　眞如謂之有壺扎。有口授。　白捲　破高頭槍。破白捲。有口授。

通神　捺之頭高者也。　直符送書　擠之頭高者。

左右顚提　探水之法也。眞如名穿簾扎。有口授。

隨龍槍　御串槍者。有口授。

反拏　反攔　有口授。　二法敬巖心血也。又名纏拏、纏攔。有口授。

纏槍　有口授。冲斗謂之蛇蟠槍。眞如破纏。用無中生有扎。

無中生有　有口授。　左右插花　冲斗云。提槍斜步而進。以探其動靜老嫩。

披閃　輕白攔以動其槍。而換勢于右也。意與顚提同。

撲纏　先撲又纏也。有口授。　滴水打　以滴水進步而劈之。

滴水反攔　滴水進又反攔之。有口授。

木雞槍　又名鎮守邊牆。眞如謂之截槍扎。有口授。

直走大梁　破鐵牛。有口授。　懶漢鋤田　亦截槍之類。有口授。

梨花滴水　破下平。有口授。

金鷄獨立　破戳前足。　白蛇登樹　破戳前足。　青猿獻果　破戳頭。　紫燕投林　破戳頭。

拏下卽戳之。有此四法。故曰高不攔低不拏。

蜻蜓點水　破梨花弄風。有口授。

鐵掃帚　冲斗云。彼立中平勢。我一拏。雙足一跳。又一攔一跳。彼守勢不得。卽發戳。余謂此但欺低手耳。

一遇閃賺。立敗。

仙人坐洞　此右肩在前之反勢也。初時我于圈外進右足。以鷂子翻身戳之。彼攔開戳來。我卽右手拖槍以革之。又蹲坐以躲之。舞法耳。

挪靠　拖刀勢誘彼戳來我從下挪起其槍發戳
迎封接進　身法即捲也拖刀擺尾轉而向前故有此名冲斗以從槍爲迎封以花槍爲接進又以滴水
　破法爲迎封皆誤
活挪對　救圈裏敗槍後踹步斜進兩身挪起彼槍發戳
死挪對　圈裏敗槍失前手只後手陽仰斜拉向後挪開他槍前手即得持槍也
活挪退　救圈裏敗槍剪步跳出後手斜拉向後挪開他槍
翻身挪退　圈裏敗槍失前手只後手斜拉過頭挪開他槍身從右轉退後足前手即得持槍
鈎槍勢　救圈外敗槍失前手者急移前足于後孟浪極矣必來不及左手急槍仰掌一鈎左肘緊貼脅下以開其槍妄語也此五法皆出于冲斗前四勢已疏鈎槍更謬留此以破執迷者非槍法也
海馬奔潮　短降長悖此凡破皆可用遇以逸待勢者即敗有口授
跌落金錢　右偃月形左右皆用有口授
左纏藤　破刀劍如神鐵槍不須有口授　三奇槍有口授
鴛鴦槍　上偃月形開多槍甚善有口授
蜈蚣鑽板　下偃月形有口授
梨花擺頭　上偃月形有口授　香烟篆　重輪月形有口授

香烟梨花　有口授。　縴環槍　仰月形。有口授。

月兒側　左右偃月形。有口授。　逼無路　左右偃月形。有口授。

螣蛇槍　仰月形。有口授。　行著至此十二法。百尺竿頭矣　已上馬有沙無。

鳳點頭　十字步追敵。將槍尖丟洒。閃左閃右以惑之。

白蛇弄風　與硬槍不同。用肩力推扯。槍尖打開丈許。最有勢。而左邊偃處有空。

搭　竿子之白拏白攔也。　梨花滾袖　兩手托直。以身法顛提。

跌膝槍　騎龍勢。左足拖出誘人。彼戳來。我收足。膝一點地。兩手垂勢。一攔即戳。　已上沙有馬無。

黑鶴　圈外戳來不革。進右脚于圈外截之。

白鶴　即前勢之先發者。　戳死脚　彼前足提縶。即釘之。

戳活腿　破彼用回馬。有口授。　戳前腿　即油槍。

戳後肩　即寔扎用其大者。　左寔扎　破圈裏戳。有口授。

右寔扎　破圈外戳。有口授。　仙人指路　破鐵牛八字打。有口授。　已上馬沙俱有。

溜壓沉槍　我圈裏斜進。彼槍串入圈外。我用騎龍入彼圈外。橫壓其槍于地。

壓攪沉槍　進步圈外橫壓彼槍。彼槍串入圈裏。我又後踹步橫壓之。此二勢皆出冲斗。不可用也。蓋橫壓眞如用之探水。先發制人者也。以爲應兵迂矣。何如戳之。　鐵牛應兵。可用橫壓。直勢難當。故也。然

圈裏沉槍　蹲坐以槍壓之有口授。眞如法不同冲斗。

圈外沉槍　用于右。二勢冲斗以爲寔殺。眞如不然。以爲探水。二公所見。相去天淵

右順打　有口授。　左順打　有口授。　左拗打　卽鐵幡竿之用撲鵪鶉也有口授。　右拗打

此四法專爲鐵牛地蛇。

磨旗左打　脫槍乘勢打下有口授。　磨旗右打　卽前法之對。此二法用之對長柄又最善。

連擊　彼槍已死。連打而進。必無反覆。

顚提　地蛇打認針者也。從圈外打其手。卽纏攔手法。故名顚提。　已上借棍法。

戔嵎槍法原序

余髫年卽好武事。崇禎癸酉。受馬家槍法於常熟石敬巖。二年敬巖棄世。得其六七。後又得沙楊二家法。復訊諸徽人。讀少林闡宗。耕餘剩技二書。識破程冲斗之技。十年之中。役心甚苦。致力甚勞。又甚日樂也。革代之後。心如死灰。筆墨俱已廢閣。況槍法乎。辛丑冬。以呼德下相勉。作敬巖槍法記一篇。敍述大畧。非獨心所不存。兼以歲月良久。多所忘失也。壬寅。鹿城盛辛五延余爲子師。其友吳門朱熊占弓馬精絕。而槍法得之程眞如。眞如親受之戔嵎老僧。余與談論。意氣投合。因追數敬巖之法。以詢質異同。而向所忘失者。頓還舊觀。煥若神明焉。既追得之。不忍復棄。因作槍法元神空中鳥跡圖及說一篇。槍法圓機說二

篇.以發明敬巖、眞如之正論.距關冲斗之邪說.作槍式說一篇.以明馬、沙、楊、立法之本.作三家用法說一篇.以別其門庭之高下.作楊家槍說一篇.以正其源流.作竿子用法說一篇.以明沙之大異於馬者.作槍根說二篇.以發明馬家之根本.作閃賺顚提說一篇.以明大小之用.作脫化說一篇.以明終始之理.作短降長說一篇.以明不得已之故.作臨陣兵槍說一篇.以不沒冲斗之長.作古論注一篇.以爲敬巖、眞如之証據.作二十四勢解及說各一篇.以詳明破法.作子勢圖以神二十四勢之用.作戳法一篇.凡二十有一法.作革法一篇.凡十有六法.作步法一篇.凡十有七法.作行著一篇.凡一百有二法.行著者.槍家口語.游場所用.以望塵知敵.出奇制勝者也.共百五十六法.馬、沙、楊三家之法皆備矣.作槍法微言一篇.後之有志於槍者.能於戳革下十年苦工.四體不言而喻.得余此言.神而明之.上也.工力深久.不得余法者.次也.手足生疏.得余此書.僅以助舌鋒、眩無識者.斯爲下矣.非吾徒也.夫將之擊刺.猶儒者之詩文.不可不能.若過於求精.則爲玩物喪志.而余入其元中.不能自已.然後知讀書不求甚解之難能也.又嘗考之.眞如親得於我嵋敬巖之師爲劉德長.不言德長所自出.然敬巖嘗云.德長初本少林僧.槍未造極.復遍遊天下.而後特絕.夫曰遍遊天下.安知不得之峨嵋乎.不然.何其如水入水也.夫技藝之學.必累代專門.然後推爲正法眼藏.若一人獨擅.後無傳人.則名著而隨泯.今石電之名.東吳父老猶能道之.而知德長者絕少.百年之外.後生聞見愈疏.微矣.惟峨嵋師弟相傳.歷世不替.有志裹糧.即可親炙.況冲斗邪說.徧於海內.不標峨嵋爲宗極.人亦何繇知邪正哉.是以余槍本得之敬巖.而輒名之曰峨嵋槍法.非獨以其脗合.

亦欲見此書者知有峨嵋則不鋼於冲斗也劉石二公九原有作必快然於余言壬寅中秋婁上吳殳修齡父譔

石敬巖槍法記

槍舊有楊家馬家沙家之名然文章家莫或留意於小技而精於槍者大抵無文故不能考楊馬沙爲何人其制則沙家竿子長二丈四尺竹槍也楊家槍長一丈八尺馬家槍長九尺七寸皆木槍也竿子身長腰軟頭重其勢闊大而疏遲其用在足以騰挪進退身如電光者爲善馬家槍身重而短腰勁頭輕其勢緊密而迅疾其用在手以吞吐變化身如輕雲隨風手如生蛇渡水者爲善楊家雜出於馬沙之間學問以謹嚴爲基故必先學馬家槍既熟既精然後學竿子馬家與竿子既熟則楊家槍不學而能矣茲所記者馬家槍法也槍之近祖有劉德長初爲少林寺僧又徧遊天下而後槍技特絕受邊帥之辟棄其方袍仕爲游擊將軍眞定巡撫中丞韓晶宇延教其部將常熟石電號敬巖與僧洪記往見洪記少林推第一意殊傲蔑及校技而棖物爲德長所撥去乃心折與敬巖百拜請受教德長曰二子之技非不善也然見我立敗者址弗極固也譬於築室隆其構弱其堂風雨大至有弗圮者乎二子能從我言悉去舊構而更築其堂堂之既固我不加寸木以子舊構構於新堂無敵於海內矣洪記敬巖受命而爲之者一年乃許入室惟時德長之徒最高者山東王富次則敬巖與韓二公子又次者韓僕來子又次者爲中丞公云余少時見中原多事倘得見用必與兵事故常與里中諸少年馳射於郊習讀孫武戚繼光之書考求其故

崇禎癸酉敬岳至燕寓報本寺。余約同里夏君宣、玉如、陸梓亭、拜學焉。玉如梓亭與余同辛亥生。君宣長一年。二夏之居與余隔一牆。三人曉暮習練。梓亭居稍遠。數日來一習手脚。視三人稍疏。石師之教先練戳。戳不許多。四伐五伐則喘息汗下。止而少憩。又四伐五伐。以力竭爲度。戳不竭力則手臂油滑。初址不固。臨敵無以殺人矣。以漸加之。必日五百戳。幾百日而後戳址固焉。四人之中。戳手惟君宣最勁。最疾。戳之後乃教以革。革者。墜其後踵。不得移動。移動則手不熟。乃使善戳者。如矢如電以戳焉。革稍不合法。則杆必及身。顛仆於地。杆以韋絮封其端。而又厚縛紙竹於前脇。然猶左腕右臂青紫流血。恒不絕見。練革無終期。十年二十年益善。余本書生。不能專其技。僅得三年之工。戳革既熟。然後教以連環。連環者。一戳一革。互爲主客。二人欲相殺如讐怨焉。宗門重涅槃堂裏禪。謂臨死時有用者也。槍亦重臨陣有用者。習時稍容情。即臨陣無用矣。玉如力大。革與連環三人皆不及。戳革連環既熟。既精。然後教以破法。夜叉探海等勢。中平槍。槍中王等訣。百日事畢。始終凡三年。余戳不及君宣。革不及玉如。然見徽派程冲斗之徒。氣力憤發。殆同牛鬬。絕無名士風流。石師交手。意思安閒。如不欲戰。俄焉槍注人喉。不敢動。而能微乎微。進於道矣。蓋戳革、連環、破法。皆下學事耳。其上達之徑。惟孫子所謂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後人發。先人至。致人而不致於人。乃爲槍法之精微也。余所心悟。則在於此。二十年前好與四方槍師爲戲。絕少當意者。每欲覓二三少年。傳石師之技。使無斷絕。而皆欲速見小。不能下海枯石爛之工。是以無可與語。今則五十之年。倏然已過。筆情槍

與一時俱盡呼德下謂余曰敬巖之技人無可傳何不著述以垂後余曰我法以心傳心不立言語文字荏苒久之又思石師虛實變化之妙不可言傳而下學之事筆所能述且欲使劉玉諸師及同學諸友姓名不泯故作此記司空表聖詩曰誰料生平臂應手挑燈自送佛前錢詠之愴然而已辛丑冬吳殳識

手臂錄附卷下

夢綠堂槍法 并序

少林寺僧洪轉著　古吳吳殳修齡輯

少林棍法出自神授名重古今余頗染指焉山高海深誠稱絕業得其一枝片葉爲愈爲蔣猶足以專門一時復何間然然槍之爲器則與棍迥異古語云槍爲諸器之王棍乃槍家之奴婢所以然者槍扎一條線形影全無如蔽一孔即可竟入其入也千變百幻莫可控揣上下不數唯中間一點至惡賴有封閉革之故練封閉小成亦須三年也且其練之也須得至猛之扎手如矢如電而入又須知雙頭槍子午槍月兒側等至難禦之扎法者以扎我至二年之久見肉分槍坦然如無而後謂之有根本乃教以破法其法不繁往無不中而皆不列于封閉所以稱奇絕棍則不然打一大片形影廣闊又皆一直而來更無變幻禦之非難所練革之工不及槍百之一二其制勝全賴架勢脚步師徒注心全在于此少林諸僧曾不覺知同類而等視之以其棍之點爲扎然非透壁之扎也以其棍之封閉爲革然非禦雙頭子午之封閉也以其棍之脚步架勢登遊場然槍之妙用初不在乎脚步架勢也宇內知槍者本無其人所以公然行教耳少林僧洪轉彼家堂頭也所著夢綠堂槍書有八母六妙五要三奇之法洪轉與洪記爲昆弟敬嚴少時與洪記至眞定同見劉德長校技而所執竿子爲德長所擊落則洪轉可知矣余久得是書今附置于峨嵋之末欲使見者知所去取焉時戊午歲桂秋下浣古吳滄塵子吳殳

一氏修齡序

槍法八母

封

我立四平彼扎我圈裏我略開門戶誘彼槍進滿我前腕向前一覆後腕向後一仰槍項離彼前手六寸許用力封開彼槍即扎彼虎口然須後脚必得用力一踹槍根貼則重而有根不離正中緊顧圈裏防彼串槍

閉

我立四平彼扎我圈外我略開門戶誘彼槍進滿我前腕向後一仰後腕向前一覆槍項離彼前手六寸許用力閉開彼槍即扎彼心脇然亦必須後脚得力一踹腰間着力則重而不橫緊顧正中時時取直防彼串槍

提

我槍立勢稍高下部虛彼于圈裏扎我膝脚至進滿時我後手提高過頭槍尖垂下就勢起槍于彼前手尺五寸許提開彼槍于圈裏即斜身進步扎彼膝脚若彼槍就勢削前手我用拗挂詳于後巧槍內

擄

我立高勢彼于圈裏扎我膝脚我兩手離胸前手一覆後手一仰腰力向前一擺擄開彼槍于圈裏就勢

將彼手壓下前手擡上扎彼心穴彼若跳出換步取圈外則用高搭袖破之

拏

我槍立勢稍低則上空虛彼乘空扎我面門我待彼進滿我前腕向前一覆後腕貼身向裏一仰槍頂離彼虎口尺許用力拏下復手推根扎彼面門腰勁當用勾手內外皆然

攔

攔者救敗者也單手扎人若槍被擊落即用邊裙二攔以救之邊攔者我從圈外發扎彼必開我槍于面前我以後手仰陽遮身後脚移上彼若扎我下則覆手壓落彼槍落步立四平若扎我上則伸手掤起彼槍覆手收槍落步立四平裙攔者我從圈裏扎彼必開我槍于身後我則以彼手收槍遮護身向前脚斜蹈側身蹲倒待彼槍上來則掤下來則壓落步立四平法曰二攔收敗槍者正此意也

還

我槍著彼不可因勝而怠須防從死中返活棄怠還槍若彼槍著我我必就勢努力還槍若彼收定則無及矣法曰吃槍還槍也

纏

纏者如繩之纏物上下四面周匝而無空處令彼不能知我所向我得以亂彼之出進其法必須兩手緊固槍根著腰二足用力使槍尖左右旋轉無隙如碗大所謂兩手不動槍稍圓其妙在精熟生疎者不能

爲之。

六妙

一截（程眞如亦有截法，與石敬巖之懶漢鋤田相似，與此大遠。）

法曰。此直來橫受也。彼槍從我槍底正中。扎我手背及腹。則我之封閉提擊皆不能用矣。須將後脚移上。側身將槍橫下。如鋸之截木。卽以我槍貼彼槍削上。傷彼前手。凡彼槍正中來急。我不及擊提者。均可用之。然須防彼鈎起。

二進

法曰。步步要緊進。然非無法而能進也。蓋封閉提擊。防人之扎。所謂應兵。若但應而不能攻。應多力衰。爲人所欺。則當于人未發之先。相機而進。于人既發之後。乘勢而進。

三亂

亂者。亂而取之也。彼此立勢堅固靜暇。若必俟其動而進。則久而氣怠。又難必其動中無變。當以梨花擺頭鳳顚頭之類。或出或入。倏左倏右。使彼心手俱亂而不知我之所向。則我可以因亂而進矣。然須前手圓活。後手堅固。又不可深入。防彼以靜待動。此中元機當熟講也。

四定

定者。以逸待勞也。如被先發。必俟發滿而應。若未滿而應。則彼易于變換巧法。所謂隔水偸花也。若彼槍

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淺出淺入、是謂亂我、但須堅固兩手、定而不動、待彼久而力衰、我以養成猛力、因衰進攻、以逸待勞、無不勝矣、總之堅固正中、則彼自不扎我、又何慮彼之亂乎、法曰、能亂人、勿爲人亂、正謂此也、

五斜

斜者、言身法也、蓋彼此槍身長短相等、我能着彼、彼亦能着我、封閉提拏之法、亦彼此均曉之、必須進步扎槍、使彼難避、若直身進扎、則反受彼之扎、當待彼槍進時、斜身偏閃、使彼槍從我胸前背後過去、而我則斜行進步發扎、則彼自不及革矣、兵法所謂以迂爲直、以難爲利也、

六直

直者、言槍桿也、蓋身既以斜進、槍須緊對彼之心喉頭面、在我可以照顧正中、在彼難于封閉、法云時時取之是也、

五要

一圈

法曰、先有圈槍爲母、後有封閉提拏、圈槍者、取其左右圓活、上下旋轉、無有定准、使彼心手搖惑、我即乘機而進、其法較之纏法稍疎、其轉動之圓活處、全在身法、後手將槍根轉動前手、則仍固正中、若兩手俱搖、則恐彼乘虛而加力分排、取我之正中也、

滄塵子曰察其語氣乃右手虛鬆槍在手中轉動者此王孟通法力大猶可力小者被人擊落槍器矣

二串

串槍之法在上下左右因勢而攻開進扎使彼不能閃轉躲如彼用鐵牛耕地等低勢利掤起我故上扎以就其掤及彼掤起則我先串于下因其往上之勢而掤起之未有不勝者也左右與上下皆然循環無方變化不一如活龍生虎不可拏捉知此者進乎技矣學者不可不講也

滄塵子曰此等法甚粗疏峨嵋所不出也

三排

排者我槍未動彼槍從左右滾進出以亂我則我用分排之法後手固根不動前手持緊左右兩下著力排開彼槍直取正中連身挨步進扎咽喉勢如破竹彼雖急退亦難以躲閃所謂中間一點難招架也

滄塵子曰此時只點其前手以逸治勞以觀其變分排挨進失于輕易非變法也

四壓

壓者我槍從上壓落彼槍也我立四平彼槍于虎口之下脚膝之上而進我之封閉提拏均不便用雖有高搭袖可破然恐急而莫及法當先那身略斜以避彼槍後手推槍撞在後膝上則出槍枝專前手用力將槍尖向彼虎口壓下則彼落槍而虎口必受傷矣

滄塵子曰峨嵋之法初練封閉時須善扎者槍槍用此法扎我以練成封閉又用梨花三擺頭蜈蚣鑽

板以扎我。而我之封閉皆能禦之。方爲藝成。此所言者。皆夢語也。總由根本不固。于枝葉立法耳。

五扎

法曰。當扎不扎。是一大病也。持槍相對。彼此各存猛力。若彼扎來。我或用封閉以落之。或用偏閃以空之。彼槍既落空。則力過矣。此時不扎。彼得收槍定勢。新力復生。則難以進扎。故必于彼舊力纔過。新力未生時。進步扎之。則不能躲閃革架。若彼此立勢未動。氣力堅固之時。而先扎彼。則彼可架革而我先失力。此謂不當扎而扎也。

二奇

一軟

兵法有云。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即此中之軟破硬之道也。蓋彼以便進。我以硬進抵。兩家用力。是爲犯硬。力弱者必敗。或力同而鬬久。何能必勝。若于彼槍用力剛猛之時。我用穿鈎退步之法。候彼進深。猛氣已過。卻那斜步扎之。則彼無所用其力。即巧中之斜步單撒手也。又如我槍先發。彼以猛力提拿我卻變爲軟。使彼力空。乃乘其不備之所取之。此皆謂之以軟破硬。又如彼此立勢。而我軟勢吞吐進出。使彼不防。我于進後方用硬力疾速取彼。此謂借軟用硬也。此中變于無形。動于無聲。學者不可不講也。

石敬巖程眞如峨嵋槍法。以重硬爲初門。以輕虛爲脫化。若軟字槍中至極處也。程冲斗只言重硬。不言輕虛。所以火氣不除。此段非冲斗所及。乃少林本法也。但言用時之軟。而不言練時之強。實則無根

本所以不及峨嵋。

二閃

法不曰不招架。竟是一下槍來竟不招架也。如彼槍扎飛來。我革落之。彼必退出。此時我若進槍。則彼出。我追着亦不深。非勝算也。故必干彼進槍之時。左右斜閃而直進。扎彼空處。使彼不及收槍。而我槍已着身矣。且彼來我往。着則無不深也。閃法詳于諸巧法內。乃槍中神境。不可忽也。

滄塵子曰。此卽黑鶴翻身之類。彼槍未死。輕易進扎。何能必勝。而以爲神境。卑淺極矣。總之。峨嵋之法。只欲制死彼槍。使不能動。不須發槍著彼。彼自心伏。若一發取勝。縱彼不能吃槍。猶未心伏。非峨嵋法也。

三賺

古語曰。香餌可以釣鰲。卽此意也。蓋能扎槍者。必非莊家。定是會手。若我立勢堅固。則彼不肯滿進。彼進不滿。則我之以進彼亦不深。必先落空處。以賺彼進扎。而我乃以巧法取之。此中玄機。不可枚舉。知此者進乎技矣。

八母、本也。六妙、用也。五要、變也。三奇、巧也。盡此諸法。槍可以冠諸藝矣。

程冲斗十六槍勢附

滄塵子曰。此諸勢皆在冲斗雕板行世書中。而此書原本以之混于洪轉槍法中。余故改而正之。

高四平勢

後手起至胸膛。前手平出對肩。前脚尖對槍尖。前肩尖對後脚尖。槍根着力在胸膛。所謂三尖緊對也。

訣曰。高四平勢變換活。槍來扎臉用拏法。扎前拳蹲身打下。棍底槍搭袖可脫。

中四平勢

後手著腰。前手中平。身法略蹲。三尖緊對。上下左右俱無空著。諸勢之尊。所謂中平一點是槍王也。

訣曰。中四平勢眞箇奇。神出鬼沒不易知。開合縱橫隨意變。諸勢推尊永不移。

低四平勢

立勢坐馬。後手著腰。前手平腰。槍尖略低。兩足堅固爲妙。

訣曰。低四平勢上著。白蛇弄風拏提憑。伊左右扎來邊。裙二攔隨作棍。高可扎前拳。摧防搭袖高削。

霸王上弓勢

槍根後手俱在腰。跨大腿上着力。以便掤打。前手直推至前膝。兩足平分。作坐馬勢。虎口圓活。防彼用高取我。後手用力。槍根不可離腿。

訣曰。上弓捌打鴈翅同。須知左右虛實異。他用穿提來逼我。左拉右拉隨手濟。移身後足推向前。便成騎馬將人取。

伏虎勢

後手持槍緊貼後膝上。前手直撐對腹。身法蹲坐。槍尖略高。以待彼進。

訣曰。伏虎頭高不易推。挨稍急進莫徘徊。左右扎我劈打易。高低扎我提拏開。搭袖勢來雖可畏。猶有四平堪取裁。

定膝勢

後手在膝上。前手離後手尺許。身法向前。足法前曲後直。待彼發槍。

訣曰。定膝立勢似伏虎。劈拏提打我爲主。倘遇搭袖高削來。順變二攔來救補。

儘頭槍

後手推根。直至胸前。後脚提起。至前腿灣。前手垂下。以虎口誘彼槍來。偷步斜行。內藏巧槍。不可忽也。

訣曰。儘頭槍與提原異。偷步上斜行極利。虎口槍來我不防。待來虛巧拏難避。

潛龍槍

後手貼腰。前手垂下。槍尖着地。若龍在深淵而能動雲霧。故曰潛龍。若取虎口。則自有巧法勝之。

訣曰。潛龍擺頭落。諸勢以靜降。四坐無空著。惟防虎口槍。

鐵牛耕地

彼此初平勢時我與彼虛進一槍拖槍著地側身走出待彼進槍扎我肩我槍斜掤起彼槍如牛之耕地然須防彼串槍

訣曰鐵牛耕地甚剛強攔上打下最難當惟有圈穿乘勢妙四平變勢另思量

鐵掃帚　冲斗云彼立中平我一拏一跳又一攔一跳使彼立勢不定愚謂我勞彼逸但可欺低手耳遇高手反被點此法入細卽海馬奔潮

仙人坐洞　右肩在前之勢也初時于圈外進右足以白鷺反身戳之彼攔開戳來我卽以拖法革槍又蹲坐以躲之

掤靠　拖刀勢誘彼戳來我在下掤開發戳

敬巖眞如從無掤字竿子腰軟則有之冲斗蓋棍法耳

迎封接進　以拖刀勢轉而向前手法用捲冲斗以從槍爲迎封以花槍爲接進已誤此又以滴水破法爲迎封語相違耳

活掤對　後踽步斜進兩手掤起戳發以救圈裏敗槍

死掤對　救圈裏敗槍之失前手者後手陽仰斜拉向後掤開彼槍前手卽持槍也

活掤退　救圈裏敗槍者騰步跳出右手斜拉向後掤之

翻身掤退　亦救圈裏敗槍之失前手者。○此下原刻誤入下條。今依上卷移正。只右手斜拉過頭。棚對他槍。身從右轉。退後足。前手卽得持槍。

勾槍勢　冲斗以救圈外敗槍之失前手者。急移前足于後。萬篤來不及。左手急槍。○此二句及注。原刻誤入上條。又衍槍待之三字。並依上卷移正。仰掌一勾。左肘緊貼脅下。以開其槍。卽來得及。妄語耳。○此注原刻誤入正文。今正。

滄塵子曰。自鐵掃帚以下九法。皆出冲斗。鐵掃帚掤靠迎封接進。雖粗猶不背理。仙人坐洞是舞法。置此無謂。至于活掤對以下五法。欲以救敗槍。此時事在呼吸。那來得及。救惟在平日練習。烏龍擺尾及偸槍跳步。此時用之則可。彼皆棍中之法。用于槍。大誤人矣。

跋（據澤古齋重鈔本補）

手臂錄五卷。婁江吳修齡所著。皆自述其授受之源流。運用之精妙。吳之技。槍其最上乘。刀劍筅亦具有心得。槍法親炙於石敬巖而私淑於程眞如。其初受於石者。馬家槍耳。既而得沙楊二法。又讀少林諸書。識程冲斗之誤。及晤朱熊占。知其槍法得自程眞如。眞如得自峨眉。始悟石氏亦峩眉之傳。故四卷先列馬家槍。而旁及諸器。無不以槍法之絡餘通之。遇漁陽老人授劍術。遇天都俠士作雙刀歌。以劍術通於刀。以槍法通於筅。此吳之心得也。蓋修齡留心擊刺三十餘年。手臂純熟。技進乎道。追溯石程二家之法。並著於錄。而以手臂名之。前四卷言槍刀及臨陣諸器。皆其所心傳而可爲世法者。其附卷先峨眉槍者。則程眞如所著。夢綠堂槍法則少林僧洪轉著。程冲斗十六槍勢。以雕板行世。混入洪轉書中。吳別而出之。故並列在附卷。以別於吳所自著也。修齡又有峨眉槍法一書。作於是錄之前。有自序一篇。石敬巖槍法記一篇。其授受源流最詳悉。革法行著。稍有異同。今並撰入附卷。其餘皆錄中所載。凡錄中有脫訛處。亦據以校正之。其編次一仍其舊。共五卷云。嘉慶丁卯六月。虞山張海鵬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嘯旨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曾潘其璇徐鼎銘王永榜）